

新大陸

62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01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一年二月第六十二期

● 澳洲雪梨詩人特輯

目錄

No.6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紀 弦	懂得看風景的眼睛 2
黃 梵	入春 2
黃伯飛	第一次的啼聲 3
王露秋	暗示 3
蔡克霖	幸存者 4
張 莖	Les Deux Magots 4
非 馬	煙霧山遊記 5
李雲楓	鬼 6
野 鬼	獨白 6
鄭建青	幼兒繪畫／幼兒識字／eye／思／ 雜感／縱酒詩 7
塞 遙	幽勝美地國家公園 7
秀 陶	九九年餘稿 8
子 川	今夜 8
海 上	生靈世紀的整個下午 9
李 斐	門 9
伊 沙	表情／唐朝月亮／塔曼果 10
王祥麟	魚缸／湖泊／本質／倒影／太陽神 10
遠 方	San Pedro之夏 11
揚 子	在你的眼中／櫻桃 11
冬 夢	鄉夢／裸景／城變 18
嶺南人	山頂觀落日 18
嚴 力	晚來的緣份／忘乎所以的幸運 19
呂建春	白駒／蟹 19
魯 鳴	風 20
榮惠倫	妳依然是記憶中的一片詞 22
宋禹甯	旅／黑狗 23
藍 兮	重組深藏在記憶裡的那首歌 24
達 達	新疆 26
馬帝爾	小城故事 27
D T	情結 28
濮 青	征山 28

冰 谷	所羅門傳奇 29
心 水	花雨 29
夕 夜	下雪五首 30
陳銘華	感恩節／擁抱／汽車廣告 31

澳洲雪梨詩人事輯

冰 夫	浮游的魚／走進故鄉的柳林 12
西 貝	伊利瓦拉的夜 12
黃雍廉	迎千禧之思 13
陳積民	中秋／舊金礦 14
巫 狄	鳥 14
潘起生	我與黃河 15
李 晉	時間 15
羅文俊	你與我／對奕 15
西 彤	永遠的繆斯／潑墨人生 15
璇 子	組合的圖像／預言 16
季 陽	一個世紀的難題 17

譯詩

中詩英譯	Chen Minghua' Poems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31
桑 克	英國詩人拉金詩選 32
鄭建青	James Tipton's Poems 34
張索時	里爾克詩三首 36

評介

洪淑娟	從原始叢林到都市叢林 37
非 馬	《沒有非結不可的果》代序 39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0
劉耀中	最後的英美詩作 41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圖案	秦松

懂得看風景的眼睛

——呈詩人柳易冰與許世旭

懂得看風景的眼睛，
你有，我有，就連那個
喝得醉醺醺的高麗棒子也有。

我不是早就把人類二分了嗎？——
凡詩人的眼睛都看得懂風景；
而非詩人則否。

那些二三流的只看見風景的表面；
唯有第一流的才會深入風景，
而也成為風景的一部份了。

此之謂詩人的二分法，
你懂，我懂，就連那個
喝得醉醺醺的高麗棒子也懂。

後記：

一、上海詩人柳易冰，寫了一首〈感覺七號〉，寄給我看，中有一行“懂得看風景的眼睛”，我很欣賞，遂以為題，而草成此章，很得意。

二、“高麗棒子”，簡稱“棒子”，乃我輩對韓國詩人許世旭之暱稱。從前在台灣時，他也算是“四大飲者”之一。

三、〈人類的二分法〉和〈詩人的二分法〉這兩首，皆為我一九九三年之作品，已收入台北“九歌出版社”印行的《第十詩集》。

二千年十二月十六日
紀弦記於聖·馬太奧老人公寓

天陰時分，怦然心動
克制不住玉蘭樹下的獨酌
一些姿勢陌生又熟悉
一片湖泊會被某種姿勢想起

想起湖泊，我正走進山林
聽見震蕩樹幹的斧聲，那殘忍的勞動
伺機利用春光的疏漏
悉心埋伏在一場善良的雷雨之後

你兩手空空，佯裝偶然路過
某片花瓣躲避愈來愈濃的心機
它惶惶落下，被你驚喜地拾起
滿面塵土的人已走到老槐下面

那時，血壓看守著寂靜
細聽四周風景的自言自語
哦，你懷舊的表情帶走了
閣樓中那灰暗的咳嗽
稍後再被一場大雨淹沒

雨過天陰，鳥語歸來
遠去的地址重又返回
你坐在兩棵橡樹之間
說著的話平添生動
那一刻誰也拿不準
誰會更愛哪一棵

如今我懷著另一份謙遜
來填補那一段空白
笑紋慢慢聚積
克制不住的細節驚飛鳥群

棲鳥飛起來
在天空比最羞怯的念頭還輕
棲鳥飛起來後，想起
那一天的美麗在山間

1996.5
南京

■黃伯飛

第一次的啼聲

恍似聽到原人
落地的第一次啼聲；
在人母的懷裡
取得溫暖和滋養；
鼾睡去若干白晝。
於是有雙腳 會跑了
肚臍上邊，不遠的地方
還有個口，它不單會啼，
會哭，還會笑。

此後
便是看不見的往上長——
拿太陽的起落
月亮的朔望來衡量
一分一寸，有分有寸
地往上長

忽然，有一天，這個
頂天的運動停止了
立地的足跟踏穩了
便冷眼熟視環繞身旁
無時不在變易的現象

愛蹦愛跳的腳步只是回憶
忙趕亂趕的腳步慢了下來
低慣了的頭不由自己的平望
甚至在沒人看得見的時候
偷偷地向著無限的天空仰望
恍恍惚惚，又惚惚恍恍

“名之曰‘夷’，名之曰‘希’，名之曰
‘微’……繩繩不可各，是謂無狀之狀，無

■王露秋

暗 示

毛毛雨。小街上
寥寥的行人匆匆
走在各自的世界裡

隔我不遠的一個人啣著菸
并排與我走著
沒有話，更無交換的眼神

可我怎麼就強烈意識到
自那放任燃著的菸頭上
裊裊而升，斜斜襲向我的
白而細的煙
努力著向我暗示些什麼

雨有些緊了

寫於2000年九月

物之象……” *

忽然又恍似聽到
原人落地的第一次啼聲
是你？是我？是他？
一篇篇的童話，一篇篇的神話。

12/21/2000

*參閱《老子：道德經》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執古

■蔡克霖

幸存者

驚悉台灣大地震，二千多同胞罹難，八千多人受傷。七十二小時後，一位姓孫的青年從被埋的廢墟堆裡走出。
(救護人員誤認他也是救護人員，沉埋三天三夜，他是靠喝父親的尿堅持下來的。)

為什麼
遭受災難
不是我
我有什麼
權力逃避

未寫完的句子
竟化作
黑汽球升起
無聲的哀歌

那個時刻
我正坐在遠方都市的
高樓上寫詩
幾秒鐘搖撼
我驚呼著妻子
地震！地震！
震中在什麼地方？

姓孫的青年
是幸存者
我也是幸存者
我和他
都紮起了黃絲帶
它是一條長長的海峽

1999/10/4

生命脆弱
鋼筋脆弱
我和詩
都經歷了
毀滅性的
那一場災禍

詞語
比臉色蒼白
音節
驚惶地逃脫

■張莖

Les Deux Magots

Paris, France

來得晚
畢竟還是來了
反正咖啡飄著那一年的香味
就等於超現實主義了
布魯東在不在
其實已無關緊要
阿保里奈爾呢，也無所謂
我只是想趁便印證
那些斷章殘句
怎樣晦澀
又怎樣難解
可是行色這麼匆忙
咖啡只啜了幾口
那首低沉的法國老歌
也僅僅聽了一半
懂與不懂以及
我來與不來
又有什麼不同？

附記：

今年夏天，我和小兒耘耘有一趟歐洲行。巴黎是我第四度舊地重遊，“Les Deux Magots”咖啡館卻一直無緣造訪。詩人張默曾寫過“雙叟；在冷雨中怦然閃爍”一詩，即為描述探訪該館之作；讀之再三，彷彿身歷其境，令人嚮往。

我們在結束法國之旅前，特地抽暇搭地下鐵前往位於塞納河左岸，聖日耳曼德布雷教堂旁側的這家咖啡館，做一次蜻蜓點水式的光顧，算是附庸風雅了一番。

匆匆來去，當然無法捕捉前人的身影，惟離去前，咖啡館悠悠傳出來朱麗葉·葛蕾可的民歌，給我一種既頹廢，又冷美更讓人無端虛無起來的感覺，印象特別深刻。

2000年十一月廿日·加州聖荷西

■非馬

煙霧山遊記 三首

1.山中秋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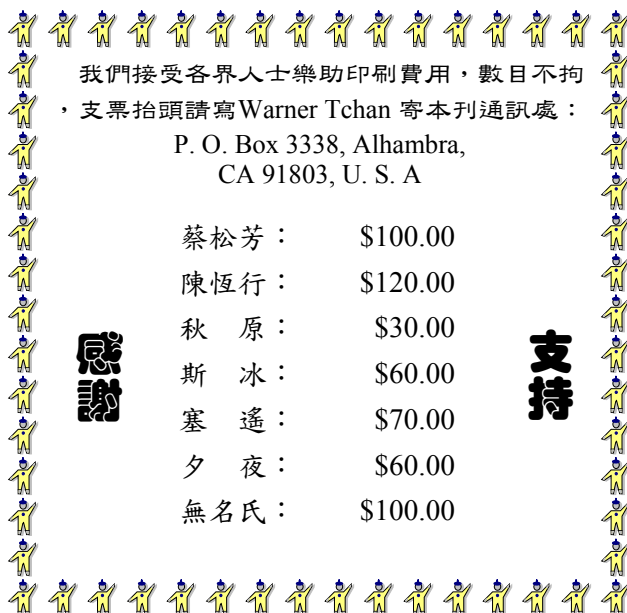
搖旗吶喊
然後在一聲令下
刷地亮出
手中預備的
五顏六色的方塊牌
拼湊歌功頌德的標語——
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樣美好的時刻
居然想到
那種肉麻的場面
多少有點煞風景

而那些東施效顰的無聊傢伙
以為只要這樣子
紅一塊綠一塊黃一塊
便能拼出一幅幅
撼心動魄的秋之壯麗
也未免太小看
上帝這藝術家兼魔術師了

2.藍脊山道

每轉一個彎
便有一個令眼睛一亮的
嶄新風景
在那裡引誘車輪
繼續向前滾動
嘩嘩舒展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蔡松芳：	\$100.00
陳恆行：	\$120.00
秋 原：	\$30.00
斯 冰：	\$60.00
塞 遙：	\$70.00
夕 夜：	\$60.00
無名氏：	\$100.00

感謝 支持

從嫩黃到深紅到焦褐到
拒絕變化的綠
就這樣在樹上在空中在地面
在我們應接不暇的眼睛與心裡
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3.山澗

這些喜歡惡作劇的石子
總愛站在
水流必經之路
扯她們的頭髮絆她們的腳
看她們左躲右閃
氣喘呼呼奔下山去

石子們知道
嬌嗔的水流
心中正暗喜
自己的婀娜多姿
水流也知道
頑皮的石子們

■李雲楓

鬼

1.

鬼回家，用鑰匙開門
一層一層從外衣一直開到心臟
跳舞跳累了的鬼用了三天還沒有進入房間
鬼用了第二十九把鑰匙
才看到一點磷火在細胞裡面閃動
鬼靠在門上裹緊外衣
房間裡面將更加寒冷
鬼打開最後一道門
在星光閃動的黑夜裡消失

2.

鬼在星期六早晨醒來
看一看錶，叫父親起床
在搖籃裡，父親吮著大拇指抗議
鬼跳到窗口
可以看到天空上飄滿了衣服
白色的後面是黑色的後面是白色的
沒有太陽
鬼跳回來
父親又睡著了

3.

星期天將有客人來訪
鬼從早晨便開始打掃房間
把搖籃推到東邊 掃地
把搖籃推到西邊 掃地
父親在搖籃裡驚醒，不停的哭鬧
鬼用一條腿跳了二十三下，父親才安靜下來
鬼打開門，把天空中的衣服收起來

■野鬼

獨白

我絕塵而來，也將絕塵而去
不帶走一朵雲，不帶走一滴水
在大地上隨風飄搖的沙粒呵
你們豈能洞悉天空的意志
我是語言的巫師
誰敢與我對奕
世界已成驚弓之鳥
洪水侵佔所有的頭顱

鋪天蓋地湧來的讚歌呵
你們無力搬動我自由的靈魂
那是王者的孤獨，聖者的落日
那是湮沒的金礦，玄色的光芒

2000年8月8日寄自重慶

黑色的光擠滿了每個角落
鬼就坐在搖籃邊吹著口琴
將父親帶回夢中

4.

星期天有客人來訪
鬼快樂的走到門口
聽著沉重的腳步聲從屋頂上響起

2000年寄自北京

■鄭建青

幼兒繪畫

木是一棵樹
林是兩棵樹
森是三棵樹
森林是好多好多樹

幼兒識字

人代表一個人
從代表兩個人
眾代表三個人
所以世界上現在有好多好多人

eye

鼻樑上
架一副金絲眼鏡

思

心上
四張口
怎樣吶喊
你都聽不見

雜感

1
好書法——
千竿竹影
狂草在寺牆上

2
信則有佛
不信則無佛
人生難就難在
難得糊塗

3
退一步海闊天空
退兩步委曲求全
退三步就該出無理手

縱酒詩

帶酒氣的詩
大多多愁善感

所以李白要去月宮
喝桂花酒

醉得其所
死得其所

■塞遙

幽勝美地 國家公園

一、巨杉

參天的挺拔
是你的孤高嗎？
不然
為何那些
刀斧樣
牟利的眼睛
也不仰視

二、巨岩

你倒下時
嶙峋的
前額
凜凜然
仰成了一種
獵槍眼
也望不到的高度

後注：美國國立公園之父——約翰·米葛(John Muir)為了保護“優勝美地”(Yosemite)以免淪為木柴商們的濫伐生財之地而窮畢生之力不懈奮鬥，終於替現代文明留下一塊生命的源泉。

2000年8月20日於加州

■ 秀陶

九九年餘稿

一、蝸牛

喂，你住過雙人房麼？

二、鳥唱

光聽到你唱，從來不曾見到你。你唱得很適時，也唱得很好聽。然而我最愛的還是你不開音樂會，也不賣唱片。你的唱，完全不是商業行為

三、大峽谷

一整個上午我穿行在這些羊腸小道之間。清涼的風浸潤我；蟲聲鳥聲以及時明時暗的人語聲撥弄著我的聽覺。光在峰與谷之間喧嘩。一整個上午我穿行在這些折疊之中。時而凸，時而凹；時而起，時而伏，一整個上午我穿行在一個巨人的腦髓中

我當然不知道是那一道折疊司記憶，或者記著什麼內俗；那個部份管運動；那個起富幽默感；那個伏跟他的鬱鬱不樂有關……

我乃蓄意地踢飛一塊石頭，讓它擊向一片山岩，砰的一聲又飛開。我想這該足夠引起他一陣輕微的頭痛吧

你決定今夜不睡覺
沒有別的意思
你只是喜歡夜
喜歡在夜中不緊不慢走走
你只是對那些不肯熄燈的窗
有點好奇

夜風在面頰上
粗糙地拉來拉去
像一張鈍了的刀片
冬已經深了
深冬對你挺友善
用寒意捶捶你的胸
用寒意拍拍你的肩
彷彿多年不會的老友
你笑起來

沒有誰會看到你的笑顏
一切在酣睡中
陷入不可知
這是難得的境界
難得
你充分地盡情地笑
全無顧忌

在一個路口停下
你想了好久
始終想不明白
今夜對於你
是延長了還是縮短了
某些歷程

不遠處
雄雞開始懶洋洋地
啼曉

■海上

生靈世紀的整個下午

下午，雨水淋濕了葡萄 仍有汛情告急
大堤上 氣候與洪魔會晤

雨中的蒲公英姿態狂野 葡萄的色變過程
全部在人類的視線以外進行的
紫色的魅力證實了人性的追蹤。另外
友人之間聚集在綠蔭下開始訪談
但必須知道半公里之外是一江濁流
正迫不及待地奔向潰口（奔向災區）
這裡是洪道界。住著一些精靈

下午 氣候使面部泛紅 慵懶爬至四肢
重要的是人們昏昏欲睡……
這時靈性早已漂出軀體 於曠世之中
尋求它的根紮。洪道轟鳴著
（聲音來自地層 如同遠方的雷）
下午。雨後的情人裸露在流速中

這裡是洪道界；住著一些癡情妄想
我們住在其中的一種日子裡
（一個下雨的世紀 一個災情叢生的世紀）

1999.7.11於長沙

■李斐

門 ——給茅茅

帶著流動的靈氣
妳推門進來
縷縷白光盤旋
與我氣體相應
空氣振波中散開
就像一千年前
我親愛的女兒
一彎新月掛上的殘夏
逃難的人潮中望著妳
妳回過頭來的渡口
掉落左腳繡花布鞋
留下一縷白光的輕煙
再現蹤五個世紀之後
妳說是回來還緣的
縫補掉落的珠花
陪我注釋詩詞
護衛我練武閉關
我親愛的伴侶
我們把光陰截流在時間漫步
今天妳現身我憶溯從前
時空的差錯中妳說
Sorry我來遲了Fay哥
只好做你的女兒
我的早到試探我元氣的留守
當眾生鍾情擁有我獨觀長久
我續說我們還有五百年
不可能釀成可能的能耐
請為我們再織繡一個錦囊
只要妳氣質灼華靈氣不散
我的心門如閉仍開

二千年九月一日紐約

■伊沙

表 情

看我表情
你以為我在憂國憂民
那是我
剛剛喝下中藥的表情

唐朝月亮

我一生中做過的
最可恥的一個夢
是夢見自己
身為唐朝的男寵
活在武則天時代
張易之張昌宗之類
生著碩大的陽具
能攪動馬車的木輪
把年邁的武皇
又在腰上
與太平公主留有一手
與上官婉兒還有一腿
我是大明宮裡
最紅的男人
抑或是條幸福的公狗
舔著曲江池中
那輪唐朝的月亮
可恥的
夢的高潮
是我大膽挺進
武皇緊掩的後門
然後一聲大叫
“我輩豈是蓬蒿人

仰天大笑出門去”

塔曼果

在蔚藍的大海上
有一條船
一條販奴船
船上有位白人船長
而在他的船艙裡
有一位美麗的黑女奴
名叫塔曼果
後來發生了
黑奴的起義
所有的黑奴
都被炸死在甲板下
塔曼果背叛了
自己的主人
堅定地站在
黑奴的一邊
也被炸沒了
我感興趣的
不是這些
而是她的肉體
被幹時的呼吸
那時我開始懂得
喜歡黑女人了
並對性虐待的
一些細節
開始發生興趣
那是初中一年級
我看了三遍不止的
法國電影《塔曼果》

■王祥麟

魚 缸

注滿
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隊
魚貫穿越的忙碌

湖 泊

沉默地
收藏風雨

本 質

陽光下的影子
是黑夜

倒 影

山
在顫抖

太陽神

彈轉地球于指尖
逗出人間
日升日落

2001年寄自加拿大

■遠方

San Pedro之夏

綠

老了
透支燃燒的熱情
過時超前的許諾
統統傾入
歲月冷然的炒作
成熟
被省略
老了
直接老了

風 鈴

相思渴望中
清脆甜美的道情
由遠而近
聲聲入耳
她來了
大膽的挑逗
私奔

雲

四處遊蕩
祇是在尋找機會
午後
或傍晚
把夢歸還大地
實踐諾言
也實現自我

冷 飲

用斷然的手段
平息
在咽喉要塞
在邊陲腹地
被煽動
已蔓延成勢的
森林野火
狼煙騷亂

草 地

現代人
卻宿命地
自困於密封艙
祇是失事撞出的
幾道裂縫
有幸成了救命的氣窗
供你我
苟延殘喘

夏 夜

酒量淺
半杯下肚
還來不及回味
斜眄的醉眼
連斗轉星移
都沒看清
就急匆匆醞釀了
為趕上下一個
惡狠狠
火辣辣的日子

■揚子

在妳的眼中

在妳的眼中，
我看見了天堂。
妳的微笑，
驅走了我心靈中的黑暗。
宇宙充滿了陽光；
百花開放，鳥兒歌唱。
我滿心崇拜妳，
妳是我生命的全部。

櫻 桃

愛情是一顆紅紅的櫻桃，
藏在情人的心底。
春天時；櫻花漫天，
有蜂兒來採蜜。
結成了紅紅的櫻桃，
是多麼多麼的甜蜜。
使你想起了漫天的櫻花
和蜂兒的蜜。
想起了那蔚藍的天
和金色的陽光。
想起了那彩虹
和溫暖的風。
啊！一顆甜蜜的櫻桃，
藏在情人的心底。
驅走了黑暗，
驅走了愁苦。
一顆甜蜜的櫻桃，
藏在情人的心底。

2001年寄自加拿大

■ 冰夫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協理事兼詩歌委員會主任。移居澳洲之前為上海電源製片廠高級編劇。一九八六年以《冰夫詩選》獲得上海首界文學獎。

浮游的魚

在如夢的月色中
我常常踰著自己的影子
幻想潛水浮游

靈魂囚禁已久
幻想並未消失
如那縛于月桂下的老人
終日揮動板斧
總也砍不斷瓊樓宮闕
直到有一天
電波驚走了嫦娥玉兔
美麗的神話才悄然破滅

再沒有自我詆毀
侏儒與惡魔的化裝舞會
也已煙消雲散
人的尊嚴與燕的呢喃
重又返回世間
眾多的鳥兒飛離故地
嚶嚶的鳴叫聲飄灑雲天

于是
我的詩
我的靈魂

如同一尾魚
潛入南太平洋
任意舒暢地浮游
澳洲白雲藍天綠樹
眾多溫暖柔情的海灣

走進故鄉的柳林

春天，我走進故鄉的柳林
記憶未能把歲月的距離拉近
蜂群在油菜花叢喧嚷
河水搖不醒我沉睡的詩神
橋頭俏立的麗人已經走遠
通往省城的路，蒙蒙煙塵
一只雲雀在碧藍的晴空鳴叫
不斷更換飛姿
我被金銀花的藤蔓捆縛四肢
永遠不理解飛行的本能
田野瀰漫翠綠的氣息
暈眩使我困陷繁星盤繞的古井
從此，日復一日
我只會磨礪祖傳的石斧，蹲在
古槐根底鐫刻安撫靈魂的銘文

■ 西貝

原名賈海燕。祖籍天津市。1983年南開大學數學系畢業。現為澳大利亞華文詩人筆會會員。

伊利瓦拉的夜

一

在伊利瓦拉街
我曾去尋找托馬斯·拉多
而他已經死去兩年
他年輕、默默無聞
已被所有的人遺忘

他曾經嚮往勇士
至少懷著絕死的念頭
額上繫著一根布條
在尚未垂危的
那些夜晚
走到伊利瓦拉的街上

二

沿著伊利瓦拉街
我走向夜幕低垂的幽室
音樂開始瀰漫
那伸出的手
脈絡指示著途徑

黃昏是模糊的時刻
幻覺一層層圍來
只有貓在門縫裡窺視
然後叫著
提醒我 正在魔法中陷落

三

路邊的樹一夜間變粗
我的手指一夜間枯瘦
我那枚鑽石的戒指
遺落在伊利瓦拉的街上

那是我全部的財富

曾經嵌入我的皮肉
當它成為最後的賭注
連同我的手指也加上

伊利瓦拉的夜啊
我的手 怎樣
才能停止顫抖？

四

凌晨四點半
走在伊利瓦拉街
盛夏的馥鬱中
醉酒的人 搖晃著
向我要一支香煙

貓最後送我到車站
仍不肯終止它的親昵
火車駛來的時候
天橋上的燈盞
悠然熄滅

曙色升起以後
你將從此孤獨
伊利瓦拉的夜
隨著貓的背影退去

■黃雍廉

祖籍湖南，現任澳大利亞雪梨華文作家協會會長。曾有長詩和中短篇小說獲獎。自1969年起有《燦爛的敦煌》等詩文出版。

迎千禧之思

一、詩序

和平

是人類通往幸福之門的
直航軌道
偏離這軌道
沒有不在歷史舞台上
倒下來的

征服自然
是人類認識自身的尺碼
這尺碼
可以丈量天宇的訊息
可以丈量
上帝座位的高度

洪荒是文明前進的倒影
皇冠的威儀在世紀的日落之時
沉入夢德斯鳩的思潮之海
羅蘭夫人
在灑滿血淚的刑台上
又在為自由哀悼

悲喜千般
所有的成果
大概就是登上月球這一小步吧

浩瀚蒼穹
只有和平是照亮天宇的明燈
使人們的心靈不再幽暗

二、千禧的祝願

千禧是一個時間單位的誕辰
百年太短，萬年太長
折中一點，就業千年吧

前千禧
新千禧

一個是只能回顧的一瞬
一個是只能期許的一刻
不管是一瞬或一刻
人們對這位長壽精靈的發言
都十分有限
也十分無奈
只有
日升月落
月落日升
是一張不變場景的彩色圖案

帝國的消長
英雄的沒落
以時間之眼觀之
等同天際浮雲

倒是
哲人之言與日月長明
扯上了一点關係
因而
耶穌的名字成為
創世紀的金冠

而孔子
釋迦牟尼
蘇格拉底
乃至摩西
都超越了那班時間的列車

博愛
是哲人捧在手上的鮮花
鮮花的花束上
綴著和平、友善、幸福的彩帶

上一個千禧之慶過去了

鮮花空自播凝香
戰爭與仇視
在歷史的舞台上充當
主角

今人有暇哀古人
新的千禧之慶的來臨
我期盼——
現今仍存在的偉大帝國們
現今手按核子權柄的英雄們
以及被譽為萬物之靈的
女士先生們

大家來重新審視一下捧在
哲人手中的那束鮮花
它的高貴處、芬芳處
究有多少可以理清的層次
如果有了答案
在登上另一個星球居住時
鮮花
會仍然有它的香味

地球村
實在太擁擠了
蔚藍的天宇
無限的碧空
正是引發雄心和希望的光芒

1999年12月2日于雪梨靜園

■陳積民

六十年代生于南國，專業化工。現居雪梨，是澳洲有影響的年輕詩人之一。

中 秋

又是那輪完美無缺的
圓月 溢滿心田

如潮水漲破海港的邊緣
又是“天涯共此時”的明月
曾使李白醉心一躍夢游天姥
曾讓李清照望瘦珠簾

這擾人心弦的玉盤
是永遠的童貞
是精神的家園
盛滿歡樂盛滿憂傷盛滿思念
遙望一塵不染的皎潔
又如何捨得操刀切碎月餅

南十字星下的月亮也圓得這樣古典
唐人街的宮燈亮麗飄逸
透著唐風宋韻
應節的彩旗如遍插的茱萸
異國的中秋節裝扮的這樣鮮艷

我不知怎樣敲打爵士鼓
才能敲響二泉映月的意境
如何在網上點擊鼠標
方能進入“春江花月夜”的美景

舊金礦

撥開迷幻的雲彩
我們置身陌生的土地
林邊默然孤立的岩石
彷彿逝去時空的遺珠

這地方奇異又似曾相識
泥土有時竟黃的耀眼
莫非是淘金的先輩遺落的舊夢
或是漂洋過海的腰帶上攜帶的故土

找遍天涯路的辭典
尋不見沒有荊棘的坦途
荒寂的礦井雜草叢生

掩不住勤勞和忌妒曾經的衝突
黃金歲月收藏了歷史滾燙的淚珠

這曾經的熱土啊
留下了多少步履蹣跚的圖強夢
浸透過無數忍辱負重的辛酸淚
凝固了一段飽受欺凌的歷史

這不堪回首的往事
難道還要在二十一世紀重演
難道還要成為心靈新的苦楚
還要讓我們的後代以血淚描述

藍天怎能總是烏雲密佈
嶄新的世紀怎能允許
醜陋的幽靈復出
今天的人們憎恨血腥戰爭
二十一世紀的天空盼望和平共處

■巫狄

原為印尼華僑，在南中國完成大半生的工程師生涯之後，移居澳洲終于與繆斯結緣，人如其詩，質樸無華。

鳥

合了
整整一夜的
眼睛
迎著光
大喊大叫
吵醒了
一個世界

這一天
大伙兒都
朝向
太陽飛去

一個個都
摟著
春的大地

你的翅膀
煽起一天空的
舉世潮流的
飛行曲……

■潘起生

祖籍內蒙古。現任澳大利亞雪梨華文作家協會顧問。著有詩集《袋鼠土地》《漂泊生涯》等。

我與黃河

一條浩然的中國魂
上游，構成前世；
下游，通往來生。

我從黃河來——是一種幸福；
我向黃河去——是一種宿命。

我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
以你為生命征途的遠景。
鞏固自己的血型，
與你的盛名相稱。

你一瞬，我一生，
我不朽，你奔騰。

■李晉

湖北紅安人氏，1952年生于軍旅。先後插隊，當兵，上大學；曾任職工人，技術員，政府工作。1988年移民澳大利亞，現任華人電台主持人，常為報刊擬稿，隨發詩興。

時 間

時間，平淡無奇
像油鹽柴米與我們終生相伴
時間又無邊神奇
是醫治一切創傷的良藥仙丹

時間。生命的單元
對誰都一樣客觀
無論你一貧如洗還是腰纏萬貫
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計算
有人用分用秒，有人用日用月
有人爭分奪秒，有人度日如年

時間。生命的河床
流過人生之旅的涓流潺潺
只要有希望的活水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映著靈魂的雲天

時間，生命的濃縮
如風起于青萍之末
萬物是大自然日集月累的傑作
吝嗇分分秒秒
是珍惜生命之泉

時間，我們循此攀上生命之顛
晶瑩映雪還是由光陰荏苒
每個人都描繪著自己的人生弧線
譜寫著春秋之篇

文明的長河裡
生命之舟應永遠向前
無論是春宵一刻值千金
還是令人悔恨的蹉跎歲月
時間是永不回頭的箭

■羅文俊

六十年代生于北京，世紀末定居澳洲雪梨。在擁擠的人生，以詩與世界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你與我

先得到的
是你的微笑
後得到的
是我的果實

在陽光、沙灘和大海之間
與綠茵和花朵一起
我品嚐著你的，還有我自己的
單純的快樂

沒有什麼可以抱怨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
你如此 我如此
生命如此 世界如此

對 弈

我執黑子
為你鋪展夜空
你執白子
在夜空中綴滿星星
惟願這棋局
不要下的漫長而復雜
彼此的心地
只如那黑白分明

■西彤

祖籍廣西。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作品副主編。現任華夏詩

人筆會副主席，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副秘書長。所著詩、歌詞、劇本曾獲國內外多種獎項，剛出版的詩集《昨夜風雨》更受歡迎。

永遠的繆斯

——遙寄紀弦詩翁

2000千禧年，適逢詩人紀弦結婚七十周年。按西方風俗，結婚滿六十周年謂之“鑽石婚”，而七十往後，則再未有任何稱謂。這位才思敏捷的“詩壇常青樹”，便以其豐富的宇宙學識，將之命名為“月岩婚”，因為月球上的岩石，比地球上的鑽石更名貴，更堅固也。

一顆愛的星座

一顆詩的星座

“月岩婚”

極不尋常地

被人類發現

在晨曦初露的

新一輪千禧年

一位跨越世紀

名叫紀弦的詩翁

以其獨特的

黑而且美的

戀人之目

透過世紀的

流星雨

奇跡般地破譯出

月岩的奧秘

如同七十年前在

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江南

發現詩人心目中的女神

五十年前在寶島之北發現

石破天驚的現代詩

而七十年後又在美西堂的

這一大發現

便溫馨了整個世界

月岩婚

火星石婚

土星的光環婚*

你世紀之弦

不詠唱

人生七十古來稀

卻長吟

愛之樹兮常青

詩之樹兮常青

月岩婚

愛 不朽

詩亦不朽

永遠的繆斯！

*詩翁將結婚七十周年命名為“月岩婚”，八十周年命名為“火星石婚”，九十周年命名為“土星的光環婚”，宣稱這是他的一大發明，應獲得“專利權”。並撰寫了極為風趣的〈月岩婚記〉以紀其盛。

潑墨人生

——看黃永玉大師寫畫

一彎形影相隨的

煙斗

釀造源源的靈感

半泓清如許的

活水

波動繽紛意象

水 是活的

筆 也是活的

于是

那鶴

那馬

那荷花

怒放了

馳了

翔了

就連那眼睜眼閉的

大肚佛

也伸起懶腰

盈盈地笑了

你給萬物賦予了生命

你的生命也活在畫中

——半生潑墨

半生著彩

96年十月于中山翠亨蒙黃永玉先生贈畫後草就，99年6月改定。

■璇子

1990年留學英國。1999年移居澳洲。以雪白、筱培等名發表小說散文與詩歌七十餘篇。譯介西蒙波斯卡的詩獲得好評。

組合的圖像

被風雨蕩擁著

小站小如一片手掌

伸開……

暮色蒼茫

彎彎曲曲的路

命運的圖案

野風亂著傾斜的雨

橙色的燈光

萎縮在掙扎的草葉上

留得住拳拳的心

留不住遠行的人

擠雜的是人
荒茫的是心

** ** *

破啼的笑顏
從驚懼的面頰
淬然落下
向後的目光很長…
飄泊吧飄泊吧飄泊吧
在這世界上
站著 我是一座山
任你攀緣
躺下 是度你的橋樑
而我寧願是流浪的島
在遠方
你的港……

** ** *

一個世界輕輕伏下
一個世界微微揚起

沒有翅膀的雲
浪跡天涯
海或者草原或者冰山
生命的航程上

愛能穿過
連鷹也必須回轉的地方

預 言

未來的詩人們猜測誰照亮了你的靈魂
你奇特而堅硬的詩篇像天國裡運行的隕石

偶然屬於這世界卻留下了永久的見證

又一個時代詩不能歌我們像月夜一樣衰老

無論震怒還是憾恨總不能原版地印在天空

他們猜中了你的詩篇因為一個僧侶的背影

■ 季陽

創世紀和新大陸詩刊同仁。一九九三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

一個世紀的難題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冬夢

鄉 夢

喝
一口酒

酒
一口喝

家書不醉
醉的是
我的
淚

裸 景

樹
無聲
因為風不快樂

河水
渾濁的呼吸
因為流盡了
心臟的血

我
委實有些疲累

城 變

每張卑微憂悒的臉
是一幅幅烽火拼圖的
傷痕

■嶺南人

山頂觀落日

背一身夕照餘暉
手杖扶著我，走過
陡峭而崎嶇的山路
五步一停，十步一回首
緩緩，攀上聳入
高空的山頂
坐在一尊觀音蓮座下
放目凝視山下
千丈重岩
萬吹峭壁
紛紛奔來
大海 茫茫
天地 蒼蒼
是誰在海天會合的交點
點燃一團熊熊火球
半爐紫霞
煉一鍋赤雲
金星，千點萬點
紛紛飛濺
飛成一張金黃的地毯
燦燦，從海峰鋪到天邊

九八年十二月廿八日於曼谷

循著風聲
我急需找尋
焚城前那顆美麗的
落日

儘管白天
只見
星星的旗幟
升掛得
越高越紅

■ 嚴力

晚來的緣分

晚來的緣分更是緣分
一大把遲到的理由
握在手中的過於沉重的珍寶

晚來的緣分就是蜜蜂在疲倦的歸巢途中
突然地醒悟
腹裡已積累了奔放另一個春天的芬芳

但是晚來的緣分真的很過分
不提供哪怕一條直的路
不提供甚至半塊平坦的草地

晚來的緣分在被拒絕的過程中咀嚼甜蜜
晚來的緣分在各自的體內釀香水
晚來的緣分出於同一個名叫幽怨的牌子
晚來的緣分一天天期盼
直到香水流淚

忘乎所以的幸運

人類多麼幸運！
對自然資源耗損的擔心
如今享受著網站間快速質變的收穫
科技是多麼幸運！
終於淘汰了千年的良心事業
弱肉強食是由軟件操作的老少咸宜的娛樂
新聞多麼幸運！
整版整版的文字環繞著名牌起舞
高傲的票房是一切電影的最後著墨
流行是多麼幸運！
僅僅幾首煽情歌曲的專輯
就能點燃千百萬張碟片的暢銷大火
還有那麼壯觀神奇的股票追逐

■ 呂建春

白 駒

一路踢飛的星星四濺
銀河湍流奔騰
衝破重重夜色
躍過天地線
迎面踢起一顆太陽
揚起一片金色的霧
沙漠喘息的聲音

蟹

泡沫生滅的音符
貝殼在沙上聆聽
鹽味的風
我快捷的腳爪
掠過灘岸
鑽入潮汐沉沒之穴
星海中
雲水流過月鏡

大家唯恐落後且不論貧富地
在貪婪的馬背上練習騎術
進化是多麼幸福！
改變了基因的新世紀是商業的貨源
人們進進出出忙於提貨
決不把時間留給以往的道德功課
幸運是多麼幸運！
幸運讓慾望在每個人的體內
創下更大的禍！

■魯鳴

風

一、

在月光之下，我坦露愚蠢
你沉默，以學者姿態
讓我的靈魂成為一首昆德拉之歌
多餘眼淚裡有一種被你識別的詞語
我在那些翡翠和瑪瑙中
製造自己痛苦的磨坊

我們太善于說謊了

在笨拙的學習中，你觀望我的白髮
我在暴跳如雷過程裡成了查拉斯圖拉
什麼是先鋒，什麼是主潮
你站在岸邊用花園裡移行的詩句
嘲弄我，而我一直繁殖，直到紅日

那些真實的圖像，不是我和你交換的
語言

所有跨過門檻的石柱都會倒塌
我們都在雨水裡淋濕過，在房間裡
躲雨

當彩虹在海那一邊耀眼
我們都成了嘔吐的婦人

二、

我有許多仇恨
變幻的草木發出各種呼叫
我脆弱的神經瑟瑟發抖
你看著我好幾次把自己撕裂
成為無人可憐的移民家族

我是那麼渴望你的聲音
在沒法敘述的日子裡
我的喃喃自語僅僅是為了捍衛靈魂

這個世界是多麼無知，我在無知中
漸漸老去。死亡從空中伸出手來
我在哀樂中翩翩起舞

你從來沒有見過我奔放的即興舞姿
我對風景的闡釋純粹是祈禱
我相信神蹟。我所說的和所做的
並沒有讓我自由穿行
稀薄的影子如風吹過
走進搖動的落葉裡，走進黃昏

三、

我度過的一生是多富有戲劇性
不知不覺，我成了某個故事的主人
身不由己地讓你閱讀
我告訴你，我並沒有真正地反叛
春天的景象有一半是虛假的
我努力在與虛假奮戰，疲憊不堪

你哪裡會想像，在夜間我是美麗的
少女

舊日的往事把我的身體敞開著
像旺盛的荷塘，任風翻動
我的醉酒生涯充滿了故園的信札
你可以讀到那些動人的纏綿

我在夢囈中叫出祖國的名字
我死後一定會把器官獻出
幸福，相當一部分來自天真的夢想
世界被貪婪的人類咬得支離破碎
我走進非想像的風景區
目睹死亡撫摸每個人的身心

我的雙腳冰涼
我的鼻子不均勻地呼吸
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我剛從西藏高原回來

留在那裡的足跡已消失得無蹤無影

四、

三月是個敏感的季节
海子在這個季節自殺
而我是在這個季節裡出生的
所以，憂鬱和疼痛是我天生的疾病
時過境遷，凡塵滾滾

我為你敲擊，面目全非
天空並不高也不遠
帕斯捷爾納克喲，我不認識他
中年是早到的輓歌

我的眼睛正在適應黑夜和墓地
最凶險的敵人已經一目了然
我鎖上家門，到遠方逃避
不再想穿街過巷，只為了
讓一生的艱難
在無人之處，披麻帶孝

五、

你在我的鏡子裡看到孤獨旅行
我是那位在荒涼水面上行走的唯一
旅人

默誦沉睡的經文
被風遺棄的片片紙屑
在鏡中成為灰燼

你看到了嗎？我的旅行服上血跡
斑斑
透過時間的亮光，命名另一種語言
我真得不需要你的安慰
奔走的願望來自不屬於我控制的
借口
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回到誕生的來處

我是漆黑的烏鴉
在沒有未來的空中飛來飛去
靈感是一只黑箱
在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密碼裡出現
悲傷，不過是一種情緒

六、

你問我，為什麼要靠近上帝
我無從回答，有一點你明白
我需要那塊安靜的沼澤地
在泥濘裡獻身，在神秘中陶醉

我從不想向全世界表白我的信仰
也從不懼怕那些聽得見的聲音

噢，我敬畏上帝

完全是自私的心理
在塵世中，我不能泰然處之
精神的區別，以瞬間為單位
我在自己的周圍發現聖靈

最大的問題是生存問題

我在生存中被揀選和有所揀選
我不是佈道者
處于平凡的生活裡
我沒有完成深入

七、

我已不可能年青。我的額頭
佈滿了挫折的皺紋
但我不會留在河流裡
我在意想不到的方向生長
違背我的意志

其實，我時常是快樂的

我仍然是那只中國鳥
生是錯誤，飛是錯誤

一切應風而錯
我在錯誤的季節裡翱翔
把瘟疫傳播給親愛的伴侶

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事實
你看見血在風中滴下來
我的翅膀服從大地的慾望
竭力而為後，等待秋季

八、

在某個時候，我們都是十足的瘋子
我的寫作，無非是因為風吹進了
我的骨縫裡
沉重的生活，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
昨晚我甚至沒有力量和你作愛
你能原諒我吧，雖然山水依在

上個禮拜，我又買進了一批書
我軟弱的心，被它們激動了一番
原來人是這樣容易滿足
我已把生命置之度外
在這早春的週末裡填詞造句

你曾經說過，讓風敘述我的一生
我說：不！我寧可堅持錯誤
一錯再錯的步伐把我誤入歧途
我沒有很好地體貼你，世紀垂照
我猶豫的心態，被折射得淋漓盡緻

九、

你注視我淳樸的一面
它是一塊水窪一塊青草地
我傾斜的身體拒絕調和
你終於開口，對我明言
人世沒有超現實的風景

我能說什麼呢

致命的東西往往是最真實的
洪水洶湧奔騰從我們身上流過
除了束縛，我們還擁有什麼
除了觸摸，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向來崇尚簡單的生活
失而復得的靈魂像風
把我的毛孔鼓起
收拾行裝，去當農民

對，當農民，16歲那年我就是農民
世間一切生生死死，循環無窮
我誇大了目前的生活
當我認識了這一點，我就不再荒唐
或許，我已痊癒
在耕耘勞作裡，不必喋喋不休

十、

田園風光不會是一塊真空的淨土
這沒什麼。我的靈魂已返老還童
生命是一次短暫的單程旅行
我會在旅途中飛過都市
仍會在音樂大廳裡眼眶濕潤

如果我們緣份仍在
我相信，我們會繼續在這個世界上
互相呼喚，尋覓彼此的身影

如果有一天，我們還會相逢
我會在自己的葡萄園裡招待你
讓你喝我自己打的井水，嘗嘗
我碾的米
讓我在月光下的磨坊裡，給你朗誦
這首詩

我絕不再躲避雨，在雨中和你
做一次長長的回憶

■ 榮惠倫

妳依然是記憶中的一片詞

——寫在尹玲八月匆匆之旅，並賀十月芳辰

1.
妳依然是記憶中的一卷傳奇
一宗台北的遠洋預約
兩則加拿大東西兩岸來電
數通United班機上的高空急躁留音
教八月盛夏的芝加哥風城
都驚艷起來了

迎迓妳 以密西根湖演出奇蔚藍的藍水氈
以O'Hare機場最燦麗的虹霓跑道
以湖濱大道纏綿廿九英哩的溫柔臂彎
甚至連俊挺一四五四英呎的Sears Tower
也以它的一百一十層無霸長方體積
致妳以最高度的躬身
然後僅花七十秒高速電梯
便帥領妳登臨美國最高的鳥瞰窗口了

2.
但見妳的從容 喜悅快意馳騁著
自這四方八面都是的落地玻璃窗口
踞高近觀遠眺
芝加哥的風貌與藝術建築群
遂呼擁而至 肅然排列 向妳致敬
是妳俯覽它們 抑或
它們瞻仰著妳 朝聖著妳——
一位白髮披肩的中國中年學者
妳縈迴牽念的家園在異鄉的南方
當年妳負笈祖國 深造巴黎
異鄉真的煙硝瀰漫
不聞半丁點兒的花香與泥香
妳青春的歲月遂給戰火紋身 淚祭心田
披肩的秀髮也從此漂白
白著白著白著白著 淒美妳的心事
妳的女兒似乎不懂
芝加哥怎麼懂

3.

迎迓妳 又是芝加哥的香舍麗榭
密西根大道蠻夠巴黎情調的 是嗎
水塔樓 童話中的城堡
一輛宮庭的馬車擦身而過
時光的隧道流瀉著
白金漢的彩色噴泉 謝德水族館
天文自然歷史博物館 埃及畫廊
畢加索的再生火鳳凰雕塑著
卡提爾的紅鶴紅著
馬克齊克爾的四季藝術著
還有 公牛籃隊的六度皇朝
退休籃壇巨星Michael Jordan的餐室
西北郊的Woodfield大商場
Six Flags大遊樂場 等等等等
還有芝加哥的嫵媚 妳的魅力

4.

妳依然是記憶裡的一片詞
記憶裡的宗室協街
一條靠著阮惠大道唱片亭毗鄰的街道
首度幸會 是妳的荳蔻年華
少女般嬌滴 羞美得可人
黎利大道四號的紅頂小樓 思思
曾經每個週末 妳們如斯甜美的膠著
陶然共忘機的 膠著
妳去時 千帆外妳的容顏
李清照李清照的
而他遠航 留下一冊厚厚厚精裝的
封藏著記憶深處的《海盜手札》
詩的物語 愛的裸裡
竟然給一個名叫“雅賊”的小婦人串走了
戰火紋身 眾裡尋他
萬水千山妳走遍

5.

燭光晚宴 綴拾滿室的浪漫
三十年的流轉 許多的名字翻飛如昨

感觸也滿一籬筐
而妳 不經意的雲開月朗
雍容煥發 趣緻萬千
在燭光搖曳著的紫藍裡
聆聽妳娓娓述說一程又一程的旅人故事
最愛的是歐洲風情 以及威尼斯的水鄉
孌孌的琴音自隔座角隅飄來
伴著妳我品酌佳釀
即使筷不飛 匙不舞
食趣早已怡然提昇
雖只淺淺一瓶Heineken
也夠深醉

然後不管是晚宴裡的女鋼琴師伴奏也好
或者是關掉了CD緩行在市區的車內也好
妳傾情清唱著一首接一首的法國情歌
妳快意款動著手舞 輕展著嗓
都是少年的他愛哼的歌
妳釋放的神韻 比妳的女兒
更女兒

6.
妳依然是記憶裡的一帖思念
甚麼時候妳會再賞賜給
芝加哥風城最輕狂的湖風
探戈般再度撩起妳飛舞的裙裾
臨離前之星夜
開一樽挺法國的一九九五年度紅酒
Chateau de Goelane
Bordeaux Superieur
(Mis en Bouteille au Chateau)
酒香馥郁 醇厚無比
醉讀妳的風華絕代
也學懂了妳的啜飲藝術
不加冰塊拒絕吸管的哲學
雖未扭動最美最愛最動感的音樂旋律
呼乾啦呼乾啦 蠻歡暢的
惜別的盈握 真的
緊緊不忍

■宋禹甯

旅

在平穩的風暴下的一只紙船
漂游在沒有絕對值的水面上
在四十瓦的燈泡下讀著佛經
清楚地呼吸著空氣中的風鈴
就像在來來去去不停的輪迴
用一只手緊抓著下墜的生命
而仍然喋喋不休辯論個不停

黑 狗

黑狗追趕著手錶反射的影子
投射在白色的櫃子上的來客
我為了快樂囚禁了它的自由
它卻搖著尾巴舔去夢的寂寞
黑狗追著充滿哀怨的汽水瓶
在自由被局限時候依然快樂
立著耳朵聽我不實際的生活

釋
放

千禧年九月脫稿於芝加哥

後記：八月廿日，尹玲母女繼暢訪加拿大東西
兩岸的痙弦及洛夫兩位詩人之餘興，翩臨風城，
有幸引領拜晤來美神交九年的核子名詩人兼本刊
顧問非馬伉儷。承蒙非馬熱情款待觀摩他的個人
畫廊及雕塑作品，更蒙惠贈其詩集《微雕世界》
《秋窗》（英文）及《笠》詩刊二冊。送行之日
，非馬更割愛載來大批詩刊詩集給我；我因泊車

■藍兮

重組深藏在記憶裡的那首歌

——首度與旅芝的徐卓非電談有感

有些詩句讀後會教人牢記著，歷久不忘，若干年後想起仍覺親切感人，篇中部份集句是由通過記憶裡數位詩人作品中擷取的。——藍兮謹識

我們寧可信仰愛，這是比上帝還真實的。

1
撥一組不同數字
把你搖回昔日
難忘之煙硝歲月
你恆望的一顆星
明亮猶昨
走過無數酸風苦雨
不曾走入夢境的柔美
輕輕地 從遙遠的風城
飄來 詞般婉約
夢 竟然跨逾
世紀

2
紋身戰火
誰問暖受寒之沉艦
相思苦著的日子 如何逝去
那些曾在懷念他鄉中流落
啼不輟啼不輟的猿聲中
我們讀不到海韻 在水之涓
潮聲散盡 序幕的少年猶未老
妳漂泊的秀髮
白著誰的心事
總是迷信著血濃於水
瘋狂的槍炮愛在午夜爭吵
能夠醒來 倖存的細數
寢室牆上昨夜記錄下
各類不同彈痕

我們就如斯活著
並在死與生的夾縫成長
那個每天都見證無數
送殯行列的遼闊天空無恙
一隻白鴿
恰巧
飛
過

3
四月初夏 鳳凰不來
小城柏油路夾道的鳳凰木
還未染紅半邊天
我們淒然的數著相聚
相對剩下的日子
該如何解釋呢
強顏歡笑吧 情人
不忍不捨的每次相見
而又必須的分離背井
為何你不 你不伸手挽住我
開得最美最盛最艷的
五月鳳凰花 火一般
灼燒我們的心 情人
你哭了 為我
鳳凰花都在七月殉情
我背井浪跡天涯
最淒美的流浪
帶著滿心

酸楚
念此去去去去
煙波千里
歸
期
不
卜

4
在巴黎 燕子們喋喋不休的
爭論著一個老問題 東半球
眾家炮彈播種的那塊土地上
雨 停或不停 走廊上
火浴鳳凰 在一次
掃蕩戰役中完成
燃燒的長夏 鋼盔上
許多野百合爭先恐後的
叢
叢
叢
叢
怒放
春天
寮下的鐵絲網之眼看過
趕赴天國盛會的血衣袖看過
在遠方千千千千結的心也看過
我壯敲響徹雲霄的
咚咚大鼓
染有袍澤鮮血
那襲青衣
最後平安
西堤

5
髮早就那樣白了
無悔是你千種的溫柔

又是璀璨奪目的滿樹鳳凰
天河之外 我恆以夢為生
沛然如雨 向一瓣心窗
傾注我髮白的思念
思念中一襲烏衣 飛去
飛來四年 乾杯
痛飲我們第幾盞熱淚
慶典生命的豐盛
曾經失卻的淒然 在我
乾杯 此處遍植細柳
又臨攀折 總是痛在別時
重逢 只限短暫

6

酒杯溢出醉
花蔭溢出愁
黃昏後 多病的小樓
散發著誰的心事
妳瘦得如一片詞
不要悽悽地走過
列樹長堤
輕寒霧靄會從兩肩攆來
思思 讓我們釣一河星月

妳在我的思念裡
飛去飛來 我守住寂寞
紅塵 喚妳的小名千遍
讓我們愛得燦爛
那年 德克薩斯佬的鞋印
曾深深的陷落過
童話裡的紅頂小屋
思思 妳如何以月鎌收割
垂簾的盈尺
相思

7

紋心以絲
欲斷還連絲路
曾經艱辛地走過去年
今日 燠熱的南方
多病的身子
朝聖 以虔誠的心情
 心中重重疊疊
 水水山山
 一步一叩著
多病的身子 鳳凰花
已成為一種思念
一種不開啟的記憶
我們也曾書本為經
 貝葉為緯
在無可奈何的酸楚角度
 間心自囚
髮已修得短短的了
聽我說 何必把苦澀鋪排
此生 世界是必然美好的
陽光下的紅塵

8

翻貝葉的手也會有情
相思會不會老
老的是不是相思
人非上上
我非上上
屈子之後
甘心把自己流放最久最遠
向數不清的漫天風沙叩關
讓風沙把人磨折得薄薄的
瘦得更像李清照的
一片
詞

修得短短的白髮更蒼
蒼了整個生命

9

這條絲路曾艱辛地走過
雖不近鄉而情已怯
五里一踟躕 向南
向南的孔雀 向南
孩子已入睡 向南
有一個莫名
 恐憂突然登臨
孩子會把叔叔
會把叔叔叫得好響亮
絲路不在中國
杏花村在遙遠遙遠的
江南
情怯不是老大回鄉
絲路不在遙遠的中國
四月開始燃燒小城
璀璨奪目的滿樹鳳凰
只開在我們
記憶
裡

二千年八月廿七日初稿

二千年十月一日重修

■ 達達

新疆

像那些斤斤計較的詩人一樣
我寫下這組斤斤計較的詩篇

——題記

天山

我來到你的腳下
你留給我的冷峻、嚴肅、冰寒的印象
蕩然無存
我不知道這是我此行最大的收穫
抑或是最大的損失

維吾爾族姑娘

我渴望見到的彩裝的姑娘
也已經西化
只有在晚會中才能見到你絢爛的服裝
而我對那樣的晚會
更多的是仇恨

喀什

這是唯一一個我第二次提到的名字
因為我曾經愛戀過的姑娘
不知道她如今漂泊何方

司機老鄭

這麼多同行的人中
只有你留給我最深的印象
沉著、寡言、善良
但愿這不會帶來太多人的怨恨
在魔鬼城，你的車子和你一樣
穿梭行進時把嘴巴閉得很嚴
深怕陷進遠古的湖泊就像

害怕兒子在部隊挨上班長的耳光
達板城

這可不是城市
你能看見的是草原、牧馬和牛羊
留著長辮子的姑娘
就像木頭一樣
坐在蒙古包前

烏魯木齊

據說是美麗的草原
如今也成了商賈、政客、銀行家
雲集的地方
是禍是福
我最好把嘴巴閉上

天池

除了你的名字
和遠處依稀可辨的雪峰
你還有什麼東西值得驕傲

克拉瑪依

讓我記住你的首先是石油
後來是一場大火
現在才是你的名字——黑油
第一次我看見真實的原油
從地底汨汨冒出

哈納斯湖

第一次讓我感到
我來到了北方
來到了祖國的最北邊
我沒有看到大紅魚
不是因為我住得太短

也不是我運道不佳
而是有人怨恨湖中太冷
哈巴湖

這樣動聽的名字
我還能說什麼呢

布里津

是城市還是河流
我都把讚美留給你

阿勒泰

我驚訝於在最北邊的小城
耀眼的康納皮鞋專賣店
驚訝於乒乓球般大小的冰雹
更驚訝於在我的電腦中
阿勒泰的名字鯉魚一樣跳出

吐魯番

對很多人來說
你相當於葡萄
對我來說
你相當於姑娘

隕石

天上來的不速之客
迎接的是不淑之客

越野車

和你的司機一樣
是最合格的
七十度的爬坡
如履平地

蒙古包

為什麼你不在草原上

界河

我伸手觸摸到別國的水

白樺樹

你的挺拔

讓我從此不抱姑娘

扣頭機

你的敬業讓我想起

朋友方興東

風力發電機

在風中的舞蹈

不是為了鍛煉身體

更不是為了展現風姿

交河故事

和魔鬼城一樣

是此行我最熱愛的地方

被蒸發的感覺

使我從此不進桑拿

魔鬼城

我把最後的讚美留給你

我撿起千萬年前的玉石

供在我的書架上

那是書籍之外不許放置任何東西的地方

■馬帝爾

小城故事

一

名人走進夢中

從垃圾場上

揀一片破銅爛鐵

鑄造戒指與耳環

醒後

送給新妻子

熱鬧了各報的頭條新聞

二

紅領巾走出午睡

在廣場邊

拾到五分錢

交給了警察叔叔

路上的行人不斷地恥笑

三

讀大三的阿Q逃出教室

和課本

挽著女友迎接情人節

他看到下崗的母親

正在街邊叫賣玫瑰花

卻裝作不認識

繞路走過

走入街心公園操練愛情

2000年寄自福建

■ D T

情 結

——For BM, with love

待人潮漸散，喧嘩不再，我就能坦然地寫一些給你的文字。

M，直至如今，每一想到今生再見不到你，我心仍然碎成片片。怎樣絞痛，唯有眼淚最清楚。

時間一直在為我療心傷。每每艱難地拾起碎段，但補好的心已滿是裂痕，每一裂痕都是曾與你在一起的記憶。想起你負病時曾說：“愛你直到我死。”那時候我曾哭得七零八落，無話以對。如此一句情話，對一個多感如我的女人，是一生一世的負荷。

你離開我已快三個月，但時間未能作心藥，總覺得滿佈裂痕的心有一個填不滿的空間，一個傷我的缺洞。醫生說，這種心創若要痊癒，快是半年，慢則兩年。兩年後仍有現時的隱痛，就得去看心理醫生。（愛也是錯是病？是造成心理失平衡的因素？到時還得叫所謂心理醫生的陌生人開解？）心能傷能痛，甚至能死，為什麼心還能有一個缺洞來傷人？我曾告訴你，如果有一天你去，你會永遠在我心中活著。今始體會到這種“活”活得我多苦！從九月底至今，一想及你曾在我側的情多和呵護，我不能自禁地在白日時走在人群中滿眶眼淚，或獨自倒伏在駕駛盤上痛哭失聲。怎樣說呢，我是如此不能不地愛你！你曾說，如果愛我只是一陣狂熱，就不會延續十年多。是的，我們最後相見的黃昏，心中互愛，就像十年前的再遇，再跌入情網。

我何幸是你的最愛！最遺憾的是，過往深情互許的諾言都無奈地一一因你逝去而消逝。我們都不是易於毀諾的人，是時間不容許。真的有輪迴再世嗎？噢不！

M，我是你永生永世的DT，而你是我永遠愛著的BM。這情結不用解綁，就讓它默默地繫住你的一生，我的餘生。

200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濮青

征 山

優山美地
峭壁擎天
冷面裂出笑紋

引誘征山人
寸寸的手心
擁抱萬仞豪情

蛛絲柔
上青天
漫漫征途遠

入夜
墨浪滔天
孤帆吊懸崖

上燈了
營火
如螢

女媧
笑吟吟
查看

石英上
一顆孤星
遙遠

答應
地上一顆
懸懸的心

■冰谷

所羅門傳奇

1.獨木舟

流浪，是歸航
出海，為尋找一個
少風浪的港灣

2.尋找美味

魚兒沿著
一條纖柔底絲線
尋找美味
上岸之後，凸眼張望
才驚覺，原來自己竟成了
別人的美味

3.椰子蟹

屬於海
就接受滔滔的波浪敲打吧
偏要攀高望遠，與人爭峰
落得折手斷臂
永遠回不了家

4.椰子

經過渺茫的漂泊之後
你知道，一定要上岸
舉起綠色的旗
平靜的日子才啟幕

■心水

花 雨

幽幽蘭香穿堂入室
是妳驟然將春天的裸姿
展現青翠樹梢上
群鳥紛紛議論，笑說昨夜
那場細雨流傳的緋聞
入耳聲聲，妳癡癡誘我迎門
庭園石徑尋覓，風過處
花瓣嘩啦啦飄降似雪
像雨點的米仔蘭霜蓋我
仰首枝葉，纍纍花容
爭相緊疊擁抱，哀音自天庭
滴落，嘆息著春步遲遲
滿樹花雨淋，吻我浴我
徘徊暗禱，請春留住妳

後記：庭前兩棵老樹，春末萬花齊放，暗香
盈動，落瓣似雨淋我滿身，驚艷成詩。

2000年10月24日 New England

5.落日

或者經已成了習慣
當下午六點鐘
太陽便將半顆頭顱
栽在邈邈的波紋裡
不停地浸洗它的絲髮
直到絳紅

12.8.2000於Vangunu島

■夕夜

下雪五首

之一

天空隱藏著
一隻大天鵝

而且，牠不停
在鬆羽、搔癢……

所以抖落
千里鵝毛

Nov. 96 Toronto

之二

天空刮下許多鱗片來
冬季是一尾受傷的魚

趕路的人
也變成大海中的小魚
在茫茫的浪花中
決意游回珊瑚的懷抱

因此，泅在雪面上的腳印
是魚兒不斷喘起的泡沫

Nov. 96 Toronto

之三

麻臉的天空
竟將害怕的天花傳染給大地

此刻，四面一切都畏縮起來

終於大地重病死去
遺體已被覆蓋上淒冷的
白色的布幅

Dec. 97 Toronto

之四

有時下雪的黃昏
像一隻馴良的花鹿
牠吃光了大地的青草
還不停舔著我的玻璃窗口
探看爐火是歸家的夕陽
雙掌已化作鳥翅趨向

有時下雪的深夜
像一頭兇殘的花豹
牠把天空潔白的皮肉
一塊塊撕破下來
並且撲過來吞噬這棟無靠的小屋
僅僅剩下一隻玻璃窗眼
驚醒著
我從眼中點亮一盞
充滿血肉的燈火

Dec. 97 Toronto

之五

有一天雪下得斜斜的，天空被扯
得崩崩倒。遠處雪地上竟虬起一
條翻騰的蒼龍，正在舉托住那崩
倒的天空。於是我想探步過去問
一問究竟，但未及半途我才恍然
大悟：應該是一株滿身鱗甲的青
松？我方恍然大悟：我應退回原
來的位罝，讓它恢復一條翻騰的
蒼龍，在大風雪中牢牢托起崩倒
的天空。

Dec. 96 稿

Nov. 98 修Toronto

■ 陳銘華

感恩節

感恩節到了，該感恩的都感恩過了，總統遲遲不出現，股票天天往下跌。火雞和我，我和火雞，流淚眼對流淚眼。該詛咒的都詛咒過了嗎

2000年十一月廿三日洛城

擁抱

擁抱之於你我是一種合法親熱的勾當，既曖昧又弔詭，既無端又惘然，既衝突又和諧。我們臉貼著臉，胸貼著胸，無盡起伏的輸入；你的雙手摟著我的脖子，我的雙手摟著你的腰；鼻息體溫互送，一切近乎沒有距離！一切都接近到我們甚至沒有看見對方，都不知道這是出於真心相悅，還是出於酒精蠱惑，抑或僅只是虛假的禮儀之地步

不過這是今天的第四次了，我們是否經已習慣，彼此愈是接近愈是陌生的關係？而是否過了今天，你仍然屬於你的京都，我仍然在紙上尋覓我的長安

2000年十二月廿二日洛城

汽車廣告

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越過日月星辰，越過現代後現代……當所有合法的、超速的激越和狂野都回到零時，你飛揚的髮持續飛揚

2001年一月廿日洛城

中詩
英譯

Shen Minghua's poems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The Full Moon Affair 圓月事件

Now the sky is high
The apartment is quiet with no one home
A dog eager to make a sound
Barks——a woo

The moon
Stark-naked
Leaps
Out

Night Tea 夜茗

The water is boiling——
Moonlight flowing out the TV screen
And all around me
Famished refugees——hunger
Rumbling in my stomach

Fog in Downtown 下城之霧

Waking from his drunkenness
The hobo breathes a sigh
And from the shopwindow
Countless highrises
Begin to
Disperse

Blue Girl

When all sadness
From sky, ocean and blood
Came onto her opening lips
I couldn't help
Watering it once again

致一位友人關於 女孩們的信

經過比較生活和你的這些年月
我看見我正失去的一切：有一陣子
在你那兒我碰到了一個特別的女孩兒。
我承認這個，以及其他美好的感覺：
我羞辱于你的亂七八糟，
你迷惑于我的無能為力——
每件事都證明我們用各自的盟約遊戲。
以前，我不相信你的詭計
因為我認為所有女孩一個樣兒，然而，
你卻把真鳥裝袋兒，雖然它們來自陌生地。

現在我相信你的搖擺不定的小爭執
關於火車，大學教師和公共電話亭，
丈夫在看著各種各樣的比賽而妻子
此時此刻卻在澡盆裡氣急敗壞，
以及向什麼人招手的那個世界
如何僅僅描繪禮拜天，要求一個地方
就會被馬上要求，尋找著發現著，
沒什麼人感到不安或好像留意
你對她們說的話，或者你什麼都沒做：
一個世界毫無意義而被廢棄，
而美妞兒是能接受的用于贊美的俚語。
但是同樣地，你是否注意過我？
她們有她們的世界，不必和你的相比，
可她們的工作地，年代，還有敷衍男性
多麼引人注目，或者過于羞澀，
或者擁有許多教訓——無論如何，沒人屈服：

她們中的幾個，嚴厲中帶著厭惡
對任何事，除了婚姻：那是所有的色慾
根本不值得考慮；她們開始
取下你的帽子，使你不得不躺下

直到事情變得混亂：是你離開我
好幾個月，你們倆，直到崩潰來臨
懊悔，眼淚，驚奇
你為什麼開始令人厭煩而又無趣的遊戲
——然而，卻不滿意我的薩瓦·英迪納托：
很高興現在我讓這些事兒清晰，雖然
令人奇怪的是我們從未碰見過誰：
會有許多同等的機會的，我想過。
現在必須完成。某一天也許我將知道
是什麼使你這麼幸運

——“許多事物”之一，能是什麼？霍拉旭。

1959/12/床上談話

床上談話一定是非常的容易，
隔那麼遠也可以來回一起說瞎話，
這是兩個誠實人的一種標記。

然而越來越多的時間默默地過去。
在外邊兒，一些風奔走不定
在天空中成就了雲又驅散了雲，

黑暗的小鎮在地平線上堆積。
沒什麼關心我們。沒什麼顯示為什麼
在孤立中存在著無與倫比的距離

它變寧靜還有許多待尋的困難
這些即興之辭真實而又自然，
或者沒有不真實也沒有不自然。

1960/8/10/TWW

文學世界

1.
“最後，在我經歷了生命中五個月之後的期間
裡
，我沒有寫出能夠使自己滿意的東西，因為沒
有什麼力量會補償我……”

我親愛的卡夫卡，
當你擁有五年，而非五個月的時候，
這五年一份不可抵抗的力量遭遇了一種
不能移動的東西在你的肚子裡，
然後你將會懂得什麼是沮喪。

2.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先生
回了封
乞求的信
表揚的信
侮辱的信
詢問的信
生意的信
還有出版商的信。
她也
照料他的衣服
留心他的食物和飲品
款待來訪者
提防他的隨筆和批評
而最後
（除了追逐家人之外）

養育和教育孩子們。

當一切都已經過去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先生坐著像個嬰兒
做他充滿詩意的生意。

1950/3/20

晨 歌

我整天幹活兒，到晚上就喝得半醉。
四點鐘醒來，我凝視著那無聲的黑暗。
帷幕的邊兒就要準時變亮。
直到此刻我才看見是什麼在那兒：
動個不停的死神，一整天現在最近，
使那些個心思喪失掉，而且用何種方式
何地何時讓我送掉自己的小命。
無趣的詢問：是死的
恐懼，還是死了本身，
再一次掠過壓抑驚駭的心室。

目光中腦子一片空白。既不懊悔
——好事沒有做，愛情沒有給，時間
被撕掉作廢——也不可憐，因為
一種唯一的生活這麼久才爬上來
並消除錯誤的起點，而且再也不能；
但是在永恆的虛空中，
我們的旅行必是毀滅
而且無一例外地消逝。不是在這兒，
不是在任何地方，
不是不久；沒什麼更可怕，沒什麼更真。

這是恐懼的一種特殊方式
詭計沒有驅散。信仰老要考驗，
巨大的蠹蟲蛀過的音樂花緞
創造了我們從來不死的假相，

似是而非的材料說“不合理的存在
害怕一個它從未感覺到的東西”，卻看不見
這就是我們害怕的東西——沒有視力，沒有聽力，
沒有觸覺或者味覺或者嗅覺，什麼也不想，
什麼也不愛或者聯繫，
麻醉藥，沒有一個人來自那裡。

它就停留在想像力的邊緣，
一個小小的焦距外的墨點，一股持續的寒意
使每一次猶豫的衝動減緩。
許多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這一願望，
它向之肆虐的認識
在熔爐的恐懼裡，當我們沒有被
人民或飲料抓住的時候。勇氣是不好的：
它意味著不能損害其他東西。勇敢些
不讓一個人逃避墳墓的懲罰。
哀鳴的死神比起抵抗的死神沒什麼不同。

光漸漸變強，屋子也顯出了輪廓。
它像個衣櫃直截了當地立著，我們知道的事物，
已經知道了，知道我們不能逃走，
也不能答應。這一邊兒不得不去。
此刻電話蹲伏著，準備響鈴
在鎖好的辦公室裡，所有未注意
令人迷惑的租用世界開始喚醒。
天空白的像黏土，沒有太陽。
活兒不得不幹完。
郵差像個醫生從這間房子跑到那間房子。

1977.11.29.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77.12.23.

注：原標題Aubde，法文，意為“晨歌”。

James Tipton's poems

◎
鄭
建
青
譯

James Tipton has published six collections of poetry. He was editor for *The Third Coast: Contemporary Michigan Poetry* in 1975 and 1982. The translated poems here are from his latest collection *Letters from a Stranger*. James is a bee-keeper in Colorado.

許多次我感到大海在漲潮

(So Many Times I Have Felt the Sea Rising)

許多次我感到大海在心中
漲潮，手中握著你的一疊信箋，
如一張張語言的歌網
從藍色的寂寞中為我拉起。

還有許多次我展開你金色的信箋，
讀給蜜蜂聽，讀給峽谷聽，
讀給小蜥蜴聽，它們像思緒
竄過沙漠般永恆的孤獨。

好遙遠啊，好遙遠，我感到終會
與精靈團聚，可是啊，戀愛的女人，
我拾到的那根羽毛，從天使翅膀上
掉下的，對我來說，已無足輕重了。

一天夜晚我在酒吧捎人

(One Night I Picked Up in a Bar)

一天夜晚我在酒吧捎了個
姓詩的女人，她
醉了，或許我也醉了，
世界也醉了；
反正我帶她回家了，
聽她朗誦詩。

這會兒，你們該不是在猜
她的乳房和大腿是金色的吧，
其實，你們猜得不錯。
也許她是某位
久被遺忘的女神，
經過時光的離奇轉換，
浮現在一座泳池，
還驚奇地活著，怪惹人愛的。

我一貫喜挑遺忘的尤物愛，
一見到她在那兒，便鍾情了，
以偶然對女人略施的小計，
誘騙了她的一顆心。

哎，那些肌肉發達的男人想佔有她，
痴痴地望著她，可都是一群廢物。
而我，鄉巴佬一個，卻巧妙地
摸到她的短褲內，在語言的
山坳裡找到一件古老的東西，
又濕潤又可愛，足以使希臘
和羅馬諸神扯爛了頭髮。

開始我沒聽見她在說話

(First, When She Was Talking, I Heard No Sound)

開始我沒聽見她在說話，
隨後像有山瀑飛落谷底，
聽見她在說著自己的名字，
遠非一個人名或出生時的字符。

這名字如夜間露營時的芬芳，
如無人張望時我們刻的記號，
如一隻手握在另一隻手中，
偶或伸出夢來向陌生人揮舞。

那個夜晚我沿著長長的月光
爬回家，捧著那個名字
如捧著體內的一個聲音，
如把群山輕輕托在脊背上。

人們總以為我在忍受

(People Always Think I Suffer)

人們總以為我在忍受精神磨煉，
當我告訴他們我每天黎明醒來。
他們根本不知道我那只叫歌義的貓
總會跳下床來，以一種
勝過鬧鐘的語言告訴我，
該出門去追獵白天啦。

人們總以為我在忍受精神磨煉，
當我告訴他們我每天要作詩。
可我又該怎樣道出這個秘密：
哪來的磨煉——依我看，這不過
像吃糖納子或者奶油餅，
像睡異國情調的女人。

人們總以為我在忍受精神磨煉，
見我每天散步時，手挽著
一本中國愛情詩集
或者一本佛陀箴言，
牽著一條叫阿南德的金狗，
伴著生活在心中的少年。

所以說，儘管忍很時髦，
可我現在沒假裝忍，
沒假裝磨煉，反而更愛
這神聖峽谷裡的野靜，
文字深藏的寂寞，
宇宙無限的源泉。

里爾克詩三首

張索時◎譯

紅鸛 (巴黎植物園)

弗拉戈納爾 風的
紅鸛映像顯不盡
牠們的白和牠們的紅，比起
若為告訴其女友不改溫柔如眠中

而自呈於你面前的一隻紅鸛來。
因為牠們飛落綠水比肩而立，
微微搖曳於粉紅色花枝。
如盛開在花床，吸引異性的
魅力勝過芙萊妮；後來垂頸而
將
牠們的灰白色眼睛俾入潛有
純黑與蘋果紅二色的腰際。

一聲羨慕的驚呼陡起聲徹鳥舍；
而牠們不過詫然探直腰身，
一隻隻跨入夢的世界。

若昂·弗拉戈納爾(1732-1808)，
法國畫家，擅繪花鳥。
喻指鸛腿。
芙萊妮，公元四世紀的希臘名
妓。
喻指天空。

旋轉木馬

(盧森堡公園)

合蓬頂共蓬影轉了
片刻，五光十色的，
趁消失前長舞

之國的馬隊。
固然好多是套在車上，
卻個個面呈英豪；
一頭兇惡紅獅與做同道，
間或閃出一匹白象。
甚至還有隻鹿，完全跟森林一樣
不過鹿背添了一副鞍，
縛馱個姑娘著藍衫。

獅身上騎個白衣少年，
控騎用激動的小手一隻，
獅子吐舌又呲齒。

間或閃出一匹白象。

孩子們騎著馬旋轉，
鮮煥的姑娘也能
鎮伏坐騎的馳騁；
騰躍時昂首望空——

間或閃出一匹白象。

就這樣一路行去，趕奔到終程，
轉圈轉身而外別無所宗。
閃過紅，閃過綠，閃過灰，
成不了形的小小影兒一堆。

有時還轉出一個微笑，
一個幸福的微笑，炫耀於
擲注於這緊張盲目的遊戲……

盧森堡公園(Jardin du Luxembourg)，在巴黎。本篇顯係據園中所見寫成。研究者們對本篇的解釋不一。我傾向於認為藉抒人生印象

：空虛而漫無目的。木馬上的兒童
啦，紅獅啦，白象啦，甚至一動一
靜，處處是象徵。

致音樂

音樂：流動的雕塑。或者說：
動像之靜。你是
言外之言。你是
垂立於心靈消遁之路的時間。

你是為誰而發的感情？哦，你是
向何物轉化的感情？——

向訴諸聽覺的風景。

你是異域風光：音樂。你是從

我們心靈拓展的

廣宇。我們心底的埋藏
自我超越，向外探尋出路，——

你是神聖的別離：

化為膩熱的遠方，

化為空茫的彼岸

縈繞我們的心際：

純潔，

廣袤，

縹緲。

從生命的此岸到生命的彼岸，
心靈不是亡去，而是消遁而去，此
即所謂人生之旅。而音樂——宇宙
流出的音樂、心靈流出的音樂，無
一不是時間產物。“垂立”也者，
象徵時間主宰心靈。在此，時間還
意味永恆。

從原始叢林到都市叢林

——試析秦松詩與畫的歷程

◎洪淑娟

原始之黑

一九六六年，廿五年前，秦松草擬了自己的墓誌銘，透露在一首題為〈原始之黑〉的詩作：

當不知名的野生物
吻醒貪睡的千眼
無花蕾結實在水泥柱上
生如脫走的流矢
劃破宇宙的寂寥
任青空冰冷大地
我乃是不昇不落的黑太陽
立時間之碑於此墓地

結實於水泥柱上
非花亦非果
歡愉在沉痛之後
躍動原始之黑突破子宮
乃有震撼大地的崩裂
乃有一個完成
一個含笑的睡眠

正是生命力旺盛的三十多歲青年，何以寫下這關係到死亡的詩句？不禁令人聯想到，莫非是有些不如意，致有此舉？事實上，恰好相反，那時秦松正活躍於台灣現代繪畫界，寫下這首詩，不是無望的嗚咽，而是探索到藝術創作的源泉活水時，所迸發的飽滿的抗戰精神，對自己發展方向強烈期許的誓言。

秦松，一個台灣現代繪畫的倡導者之一，正是一個這樣明朗與陰暗的混合矛盾體，不安的靈魂在動盪的歲月裡流轉，寫詩又作畫，交雜著苦悶和希望。

熾熱的黑太陽

廿五年前的秦松，正處於台灣畫壇現代繪畫風氣萌芽啟蒙的時

代，和現代繪畫道友辯談，勤於創作，勇於談論，積極於籌辦展覽。秦松運用綜合材料與拓印的熟練技法，版畫作品呈現東方味道的抽象形體，碑帖書法的結構，歌頌宇宙，具有夢幻的人間性，瀟灑抒情浪漫的唯美氣息。其一九五九年獲得巴西聖保羅雙年展榮譽獎的作品〈太陽節〉，以及陸續完成的〈黑森林〉、〈夜曲〉、〈太陽的憂鬱〉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

曾經有人評述秦松這種抒情的意象，是他從南京播遷到台北所流露的“鄉愁”，然而，我們若從他在此風格形成之前的一些詩作去剖析他的創作意念，毋寧說那是源自於對自然宇宙的狂熱崇拜，對黑色的迷戀；四八年的〈夜雨〉，五一年的〈夜之意象〉兩首詩，都在一股深沉且無可逃脫的黑的壓攏下，恣意聯想自然萬物生息的躍動！

但漸漸地，抒情而易衝動的秦松，不耐於抒情的表現，固執地走出人間象與自然形體，去探索形色線更純粹的理性構成。在六二年〈黑太陽〉一詩中，我們可以知道秦松趨向理構創作的意願：“夜在窗外呢喃／不願背負夜去欣賞夜／喋喋不休的夜呵／終於陳屍在我二百五十瓦的光之輻射下／割裂孟德里安的構成之窗／解剖夜的神秘裸體以我不朽的雕刀／我乃被囚於易燃的小木屋／原始之黑自我體內溢出／系列的黑太陽自我掌中昇起……”。

秦松這個念頭一轉，轉入了他的“黑太陽”時期，而這個時期

可說是他藝術生命中最重要時期，因為秦松個人獨特的繪畫語彙在此時成形，而他最具原始生命力的詩作也陸續出現。如：〈原始之黑〉〈月末祭〉〈在山上〉〈天祥之上〉〈向日葵〉等篇，都是意興湍飛，以一種撥天挑月的氣勢，神氣活現地珍愛生命，擁抱現代繪畫。除此之外，秦松還寫評論雜文，創辦《前衛》藝文雙月刊，宣揚現代藝術。

“黑太陽”時期，秦松慣用紅、黃、藍、黑、綠等原色，受西方硬邊藝術的影響，講求色塊結構，企圖在衝突中求得和諧。起先他在版畫和彩墨宣紙上作，而後開始油畫作品，這些作品，無論是看似人體局部支解的放大，或是日月星辰的昇落，秦松一兩個圓圈、一兩條線的獨特畫面構成語彙，這時候已經成熟，從此與他如影相隨，就像他抽菸、喝咖啡的不自覺習慣一樣。

流浪的魚

一九六九年初，秦松到了美國，落居於紐約。從台灣半工業半農業的社會，一頭栽進大都會的繁雜，捲進美國藝術時潮的漩渦。非常顯明地，在往後七、八年裡，秦松的詩與畫分歧離異不相依附，詩去大中國的夢裡懷想，畫在西方世界中游走。

在紐約灰色的城市裡，秦松是心情隔離的旁觀者；因為紐約是個人主義的都會，人們互不關心的冷漠，必得轉向自己精神的自主，紐約抗爭急躁不安的習慣，正與秦松的性情頗相似；紐約脫離自然的工業文明景象，與他向來反對抄襲“第一自然”風景的看法，有某種意義上的相通，而紐約各種極端的看法，提供多種可能性選擇，正使他樂於去探索

，因而他喜歡紐約。但是，黑髮黃皮膚的他，在各種色素的人種中，驚醒到“中國”，於是所有的激情都泛濫到詩海，統統滾進長江黃河的波濤裡；而放逐的作畫情緒，則探向普普藝術的邊緣，延續抽象的形體，一兩個圓圈、一兩條線，濃縮放大，轉換為具象的超寫實風格。

從七二到七七年，秦松以超寫實技法，演出了普普風二部變奏曲。變奏曲第一部，他把一個圓、一條線變形的“結”，打在日常生活所見的女人的襪帶上、腰帶上，直接放大畫出局部事物，著重明亮的色彩和立體感，企圖營造雕塑感的空間。變奏曲第二部，是畫運動球賽的瞬間局部放大動作，表現動感與速度，富有陽剛生命與意志象徵意味。

普普風的二部變奏曲，情緒比前收斂許多，但秦松慣性的頑強抗爭張力仍在畫面上顯露無遺。然而追隨了五、六年，秦松腦裡詩意浪盪的細胞，向精細的畫面抗議，這種表現方式削弱了他個性裡激蕩的想像力，於是干擾他的手法去做這種精準；秦松只得重新去追索，而這一破壞到重建，就花了往後將近十年的時間。

秦松曾自言：動盪不安正是我創作的來源，生活如“流浪的魚”沈重，也有如“魚得水”的歡情。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八〇年代裡，秦松繪畫創作的苦悶，使生活如“流浪的魚”的沈重，而滿腔熱情投入懷想故鄉的詩寫作，則讓他獲得如“魚得水”的歡情，縱使心中那故土歸屬感的渴望相當朦朧，秦松還是把全部的心和微笑給了遙遠的一方。

細看他從六九年到八五的一百多首詩作，鄉懷情愁是情感的主

軸，紐約景緻風情的感受，是枯冷乾寒的點綴，除了偶然春天來臨時雀躍的心情與明亮的色彩之外，紐約的雪、雨、窗戶、灰色的建築困守這位“太陽的戀者”。

在情緒表意上，關於紐約的詩作，多是色調沈暗，帶有無奈與問號；寄懷祖國風土與人事酬酢的詩作，則是多讚嘆、興奮，帶有無限的希望，這種差別，正反映出他是個十足的浪漫主義者。

在這些詩作中，有兩首特別值得玩味，或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了解秦松的心情。六二年的〈必然的完整——致我的雙手〉：“首先／我把燃著晨光的左手伸出／緊緊的握著／請你們／痛快地把唔吧！我已不耐於爭吵／更不慣於繼續撒謊／不管是你們選擇我？或者／是我的選擇？／必然我們擁有一副完整的體軀／為了我的完整／我的血液的暢通／我要向你們／不 向我的雙手抗議和致意／我的左手和右手啊！／雖然伸出過兩道背馳的方向／一隻也不能折斷／一隻也不能損傷／你們都是從我的身體上生長／連接在一顆心上／絞痛著我的心／當我的身體橫成大地／奔流成河川／昂立成山巒／我必須以我的雙手／高舉成完整的天空／乃是我的完整的體姿／我的左手和右手啊！／即使當我無可避免的衰老／也不能令我殘廢而終”。

另一首〈酒後忘題〉，詩的第一段：“山之東／海之南／是我等之鄉／翻山越海一條路／一條路一個人一個名字／十年傳說／廿年一見／台北到紐約／我等有何不同？”詩的結尾：“逼近五十／我還是我／十年廿年卅年前／燃燒的我”，兩首詩的深沈

感懷，令人與之同喟嘆。秦松最大的煩悶是當只有爭辯沒有創作，如只有形式沒有內涵。

回歸的圓

八八年起，秦松再以感性和詩意出發，開出一系列色彩鮮明的《生物系列》，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到大陸，是否圓了心中家園的夢，不得而知。秦松的《生物系列》，是將人、土地、馬、都市裡的酒吧女等，以大膽的筆觸直接揮畫出來，給自己一點自由，給自己一點呼吸的空間。他把以往肩膀上過於沉重的社會使命感放下，不再為“派別”為“樣式”為“主義”而畫，秦松把自己交給自己，正如同他把二、三十歲的壯年交給台灣，四、五十歲的壯年一半分給大陸，一半分給美國一樣。

今年，一兩個圓圈，一兩條線，又跳躍到秦松的畫面上，他以愉快輕鬆的心情去擺放，色彩較含蓄些，調子豐富一點，帶動更多的聯想空間。

爬塔的藝苑遊子

在秦松一首題為〈生命〉的小詩中，有一段詩句：“那個人／一程一層向上爬／為了測一測塔之結構”，用來形容他自己這位被藝術禁錮終生的不悔前進者，恐怕是最貼切的了。而他的〈異鄉人〉詩作，更能完整地描寫他的心路歷程：“那個男子／常常把自己的手掌／讀成／故鄉的山水 那個男子／常常／把讀不清的／雙手／像淘金一樣／伸進異鄉的風沙 那個男子／憤怒的把手／一握／握成手的依據”。

秦松，現代藝術的倡導者與詮釋者，由秦松為秦松結論。

《沒有非結不可的果》 代序

◎非馬

有詩為證（代序1）

如果有人問我，我生平的“本行”是什麼，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詩！”

認識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的本行其實是科技工程。台中一中初中畢業後，從台北工專到美國的馬開大學到威斯康辛大學，一路所受的訓練，不是機械工程便是核能工程。直到兩年前從美國阿岡國家研究所退休，我所從事的，也一直是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我自己心裡明白，科技只是我賴以謀生的工具，詩才是我夢寐以求全力以赴的生活內涵。或者用時髦的說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體，詩才是溫暖並活潑我生命的軟體。作為硬體，科技工作為我提供了溫飽，也給了我觀察事物領悟宇宙生命的知識與智慧。因此我並沒對我當初的選擇感到後悔。

但近來我發現我花在寫詩上面的時間，似乎越來越少了。除了應付詩人工作坊及芝加哥詩人俱樂部（每月一次）及伊利諾州詩人協會（每兩月一次）的聚會，需要提出英文詩作以供批評討論外，更多的時間，我用來親近我的新歡：繪畫與雕塑。偶而也寫寫散文或搞搞翻譯。使我漸漸對詩疏淡的潛在原因，我猜是由于詩讀者的日漸稀少，缺乏最低限度的讀者反應與刺激。詩集出版的困難與滯銷不說，連中文報紙副刊也越來越少刊登詩作。不久前紐約一位副刊主編來芝加哥訪

問，竟要我多多提供散文稿。向詩人要散文稿，雖然不一定是問道于盲，卻也多少令人感到尷尬沮喪。

在美國華文界，八十年代是詩的黃金時代，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如此。陳若曦主編的《遠東時報》副刊、王渝主編的《海洋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編的《中報》副刊，都大量刊登過我的詩作。特別是陳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寫得勤。其實為了活潑版面或調劑口味，篇幅短小的詩，應該是編者手中最有用的玩意。我常望著一些副刊版面上的空白興嘆。多浪費！多可惜！

不久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曾大力讚揚日本報紙用俳句寫社論的美好傳統。說短短幾行勝過千言萬語，還不去說它帶給人們的美感享受。我們的詩人工作坊也因此用新聞評論作為該月份的指定詩題。但我們都心知肚明，要在這個時代把詩搬上報紙，是不可能的事。我曾問一位美國詩友，從前美國報紙也像中文報紙一樣刊載過詩作（老詩人黃伯飛先生便曾拿給我看他早年在一些紐約的報紙如《紐約時報》上發表過的英文詩作），為什麼現在統統不見了蹤影？她說罪魁禍首是一些冒失的自認為新潮的年輕主編們，他們大量刊載一般人看不懂的實驗性的前衛詩，大大地敗壞了讀者們的胃口，終於導致詩被逐出報紙，同社會上的廣大群眾斷了緣。

會不會放棄詩，像許多同輩詩人一樣，改寫散文、小說或乾脆

下海做生意？我聽到有聲音在問我。不會。我聽到心中一個堅定的聲音回答。散文、畫、雕塑，這些藝術創作活動，固然也帶給了我許多樂趣與滿足。但在我心底，詩仍是我的根本，我的最愛，我的本行。有詩的日子，充實而美滿，陽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覺得這一天沒白活，不管到底會有多少人讀到我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會聽到人們在提起非馬這個名字的時候，說：“這個人還可以，有詩為證。”

哪裡의 詩人？

（代序2）

一位以色列詩人最近在給我的電子郵件裡問：“你自認為是中國詩人呢？或美國詩人？”他說他正在編譯一本美國現代詩選，希望能選用我的作品，但需要先確定我的身份與歸屬。他不久前曾把在電腦網絡上讀到的我兩首英詩翻譯成希伯來語，張貼在《來自地球的詩》網頁上我的名下，同其它的英詩並列。

記得從前也碰到過類似的問題：“你是台灣詩人呢還是海外詩人？”

無論是從詩的語言、發表園地或讀者群來看，我想我都應該算是台灣詩人。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為一位作家定位，最簡便的辦法當然是看他所使用的語言。詩的語言應該是詩人的母語。但如果把母語狹義地定義為“母親說

的話”或“生母”語，那麼我也像大多數從小在方言中長大、無法“我手寫我口”的中國人一樣，可說是一個沒有母語的人。而從十多歲在台灣學起，一直到現在仍在使用的國語，雖然還算親熱，最多只能算是“奶母”語。等而下之，被台北工專一位老師戲稱為“屁股後面吃飯”的英語，思維結構與文化背景大異其趣，又是在成年定型後才開始認真學習，則只能勉強算是“養母”語或“後母”語了。

既橫行又有點霸道的英語，雖然不曾太對我板起晚娘面孔，但在同它廝混過這麼多年以後，感覺上還是免不了有隔膜。伊利諾州桂冠詩人布魯克斯有一次在給我的信上說我的英文詩“怪得清新”(refreshingly strange)，我一直不知道她這讚語的背後含有多少貶意。有時候，“怪”是對習用語或俗語陌生或無知的結果，不是裝瘋賣傻故意作出來的。像有一次我在詩人工作坊的聚會上朗誦我一首叫做〈拜倫雕像前的遐思〉的詩。當我唸到“and underneath your fluttering coat/your youthful passion is still on the rise”(而飄揚的風衣下／你少年的激情依然昂揚)時，幾位美國男女詩友笑成了一團。我莫名其妙地問他們怎麼了？他們笑說沒想到非馬原來這麼黃。我猛然醒悟，莫非他們習于把“on the rise”解釋成“高高翹起”？老天爺！諸如此類的有趣又尷尬的例子，還有不少。

隨著交通的發達，人類的流動性越來越大。今天使用華文的作家，可說已遍布全球。英文或其它語言的作家，情形也大致相似。所以僅用語言來歸類作家，似乎已不切實際。語言是必需的、但非充分的條件。同樣地，發表園地與讀者群，也隨著移民人口，有逐漸向各地擴散的趨勢。因此我認為，用這些外在或客觀的條件來決定一個作家的歸屬，不如用內在或主觀的寫作對象與感情來衡量，比較來得恰當。只是在人類社會已成為一個地球村、電腦網絡四通八達的今天，一個作家注目關心的對象，恐怕也不可能再局限於一地一族或一國了。那麼有志的詩人何妨大膽宣稱：“我是個世界詩人”。何況人類之外，還有宇宙萬物。或者我們竟可模仿商禽在〈籍貫〉一詩的結尾，輕輕且悠逸地說：“宇——宙——詩——一人。”

說詩小札

◎黃伯飛

●咖啡座的“詩讀”

春夏秋冬之不明，影響人對季候的敏感，前人所謂春花、夏實、秋收、冬藏，在南加州這裡竟無一些心理上的準備和適應。洛杉磯晚間咖啡座的“詩讀”(Poetry Reading)，除掉一些黑人發洩心中的憤激和怨恨之外，其餘的只是宣洩個人在人事與心情上糾纏不解的情結。

有幾個寫詩的人遁入山林，孤高自賞，自認為已懂得“東方”哲學的玄妙，大可逍遙於紅塵之外。詩的意境究竟不單是山川草木，若是領略到《金剛經》所說的“無所住而生其心！”那麼這個心又應在何處纔見得到，找得到呢？

參加“詩讀”的讀者和聽眾，只是在一杯又一杯的濃咖啡灌進肚子裡去，腦子發生了一些什麼反應，多半表現於和座旁的聽者咕咕嚕嚕幾句。到底哪些詩句滲入心中，而“生”了“心”，那只有是“天曉得”了！

●詩像是電腦作的

把自己視作電腦，任從它由腦庫中抽出它曾輸入的字、詞和句法，滴滴答答硬湊成分列的句式。這樣就算自己寫了首詩，這樣的文字遊戲，用耳朵聽聽不出來說些什麼，用眼睛讀也讀不出來寫的是什麼，我若是個中、小學的學生，我想我還是玩我的電子遊戲吧！

●早步與詩思

天天早上七點出門散步。山如是，街道整潔如是，路兩旁籬花依時開落而樹木如是。附近小公園一切如是。詩思卻是驀然出現，頓時飛去的鳥雀，有時一兩隻能鳴的，在高枝上嘯唱幾聲破除岑寂，使人難耐的最是那去了還來的鴉陣呱呱呱呱不停的噪叫。

丹妮絲·萊瓦托芙和黑山派

西方世界的艾藝，經過了六十年代反戰，七十年代自我中心，八十年代女權主義和同步的後現代及解構主義的歷程，再加上九十年代的犬儒主義Cynicism和享樂至上Hedonism的作風，變成了一個文藝沙漠，鵠立在男性生殖崇拜的徬徨驚恐之中。

現在西方沒有一個能領導三軍的統帥詩人，也缺乏一位像畢加索那麼偉大的藝術家，街頭巷尾，滿目塗鴉。毒品、愛滋病、男盜女娼、殺妻、殺父等驚心怵目的新聞經常見諸報端，在國家政治及外交政策方面很使人失望！種種均反映了西方文化已失去主觀的控制，這或許就是著名的反戰詩人羅拔·布萊(Robert Bly)所提倡的“大眾的主觀生活”。可是直至九十年代的今天，仍未找到什麼“主觀生活”，人們拜金，迷失在黃金世界的個人主義，和發財美夢的幻想中，甚至把布萊的十多種詩集當商品推銷，削價至十元左右，因封塵已久，封面已變成黑色，而且在小書店內才偶然可以見到。

丹妮絲·萊瓦托芙是布萊心目中所尊敬的女詩人。而顯然，她比布萊多產，文筆也更優美，反戰情緒更為強烈，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與責任感更甚，她繼承了黑山派的傳統！可惜因為是女性，又是猶太裔英國籍的移民。眾所週知，移民要加倍努力拚搏，才能獲得和美國人一樣的平等地位，所以，丹妮絲的名聲始終屈居布萊之後。

在九十年代的文藝沙漠中，僥倖的是還有幾位反戰詩人存在。丹妮絲和瑞奇都在史丹福大學執教，她們沉醉在神秘主義神話、占星術和個人主義之中，使她們的精神靈魂更優美。今天的美國，比六十年代的危機更加嚴重，那時的失業率沒有這麼高，無家可歸的饑民也沒有這麼多，沒有鞭打黑人的暴行，沒有非法移民的現象。當年那些反戰派詩人都已六、七十歲，年青詩人寥寥無幾，多數的知識份子，遨遊於電腦的空間中，做著“我思故我在”的美夢。少年黨則沉淪於“罵”的搖滾樂中，國家變成了一個卜滋華的主觀宇宙，脆弱到一碰就倒的境地，而且無可救藥。我納悶美國詩人怎麼還不說話？

下面我將介紹詩人丹妮絲·萊瓦托芙的生平。她1923年10月24日生於英格蘭的伊爾福德(Ilford)，父親是一個猶太神秘家的後裔，祖先在俄羅斯白俄區內居住，做過宗教領袖，後來改變了信仰，轉奉基督，成為英國國教聖公會的牧師，丹妮絲對宗教的熱忱便是受了他的影響。家中藏書很多，結識了不少宗教界的朋友，母親是威尼斯的裁縫。

丹妮絲學醫，二次世界大戰德軍轟炸倫敦時，她曾從軍充當護士，因而結識了許多美國軍人，其中有不少知識份子。戰後在瑞士旅店裡，認識了一位退伍的美國軍官古特曼(Michell Goodman)，此人曾在哈佛讀過書，他有一位同窗名叫羅伯特·克雷利(Robert Creeley)，後來成了美國黑

山派的主要詩人，僅次於查爾斯·奧爾森。古特曼一直保持著和克雷利的友誼，常有書信往返。丹妮絲在通信中認識了克雷利，透過克雷利，她認識了美國的實用主義，使她能從戰後的英國文學和沉悶的英式語法中擺脫出來。1948年，她和古特曼結了婚，移民美國。1955年歸化為美國籍，後來她和古特曼又離了婚。她曾在美國幾所學院任教，並擔任兩大自由派雜誌《國家》和《母親瓊斯》的詩欄編輯。

在美國，丹妮絲認識了羅伯特·鄧肯(Duncan)和威廉斯，而威廉斯、克雷利和鄧肯三位都成了丹妮絲寫作的楷模。她作品的特點是題材廣泛，從個人抒情到對社會國家的觀感，層層面面都有見地。在美國出版的詩集，也曾採用俚俗語言，持一種“讓我們去”(Let's go)的態度，把詩人降低到犬儒主義，所謂美國佬的“高速實用主義”。如“有人跳舞，有人倉惶而去”(Somebody dancing, somebody getting the hell outta here.)

她對佛教也感興趣，曾譯過一些佛經和印度詩作。她採用神的預言形式寫過詩，應用英國浪漫作風，超越了鄧肯和克雷利的保守。她也受了女詩人H.D.杜利爾圖、龐德及威廉斯的影響，注重機能的形式。

丹妮絲一方面寫“世界不能與我常駐”，另一方面又寫“噢，品嚐及觀看”、“咬、味道、嚥下，改變性質”，她號召別人轉變，卻從未忘記自己的英國作風

——古色古香。這表現了她對“黑山派詩人”的享樂主義不盡贊同。她缺乏像藍波和布雷克的狂野，對美國生活不滿，曾遷到墨西哥小住。

越戰時，正值丹妮絲的媽媽和姐姐相繼去世，她感到十分憂鬱和煩惱，基於她的宗教信仰及宇宙觀，才有反戰情緒，她寫道：“為塵土祝福／從土裡來到世上／讓他自己說，我們別無希望／沒有知識。”丹妮絲受過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傳統薰陶，又逢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急於在文化方面招兵買馬，她才步入黑山派詩壇。由於她不能擺脫黑山派的實用主義影響，反權力、反戰

、反五角大廈的作風阻礙了她的詩作向更完美的藝術境界發展，而走向神秘及迷信，幾乎使讀者有受欺騙的感覺。當她在史丹福教書的時候，由於女權主義的捧場，她的名聲大增。但她能否跳出黑山派的煉金術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詩風，則要看她的命運了。

丹妮絲基本上是一個調停者，是一個祭司，這出自她的宗教背景，她的反戰工作和態度，都是採取宗教儀式般的供奉，看到了萬物生存的神聖意義。她入了美國國籍後，仍擺脫不了她的移民態度，所謂“移民態度”就是歌頌美國，尊重美國佬（不管他們幹了什麼勾當），勤奮工作，拷貝鄧肯，這對她的詩作是沒有出處的。

她受到的愛默生影響，是無意識的，她的女權主義像瑞奇一般，皆受惠特曼影響。她的反戰詩很簡單，如“尖銳的聲音，沒有藝術性”。

她的第一本詩集《兩幅肖像》於1946年發表，並沒得到好評。反映出她仍然是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思想。實際上，美國文化的根，也是來自歐洲，她寫《兩幅肖像》是要讀者看到雙重文化，而且闡明世界萬物都有兩個方面：

靜靜的流水
吸引著思想
深深地
思緒悠悠
魚鱗閃閃發光
游蕩復游蕩
搖曳，閃閃發光

隨後，丹妮絲發表的《噢！品嚐及觀看》（64年出版），70年出版的《重學字母》、78年發表的《森林裡的生活》、82年寫的《巴比倫的火鍋》都備受贊揚。丹妮絲取材廣泛，且不受韻律的約束，擅長描寫感覺方面的細節。她的反戰情緒，在〈新年花園——獻給麻省理工學院1969-1970年的學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而散文集《世間詩人》（73年出版），表現出她對詩的觀念，以及寫詩的創作過程。

影響丹妮絲的三位美國詩人簡介

一、鄧肯(1919-1988)生於奧克蘭(Oakland)，父母都是布洛斯基夫人組織的“通神會”會員，早年喪母，在加大卜技利學府讀書，有同性戀嗜好，在紐約居住過幾年，組織了放蕩女作家，號稱“女頑童”的年娜(Anais Nin)，1951年鄧肯回加州和一男性藝術家同居。反越戰時期，鄧肯一崛起，成為最著名的反戰詩人。

鄧肯的詩作，來自各方面對他的影響，如史坦因、龐德及H.D.

杜爾列圖。尤其是H.D.對他的影響最大，為此他寫過一篇評傳。之後，鄧肯參加了奧森的黑山派詩人團體，並接受了他的所謂“投影詩”方法。鄧肯不是實用主義者，他採用新柏拉圖方法，並搞靈力學及煉金術。他的詩不甚明朗，如：“現在，約翰遜總統要參加那模擬的影像／以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名譽／把戰機從關島怒吼到亞洲……／我們的責任是用弓箭，就算是惡夢吧！”

五角大廈把鄧肯列入黑名單，從此文藝界人士都避免提起他的名字。鄧肯最後罹患腎病，經歷了長期的病痛，死於1988年。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詩訊

●居三藩市的台灣著名現代詩人紀弦最近完成了50萬字的回憶錄，現正接洽出版事宜中，另外並整理從1996年到2000年共五年間的作品，將要出一部新的詩集，書名暫定為《宇宙詩鈔》。

●居溫哥華的台灣著名現代詩人洛夫，於去年11月完成了長詩《漂木》，全詩3200行，並經台北《自由時報》副刊從今年元旦起逐日連載，連載首兩天並以全版方式與讀者見面，在一般報刊極少發表現代詩的今天，堪稱創舉，也唯有大師級的詩人才能享此殊榮。

●《沒有非結不可的果》是非馬今年出版的兩本詩集中的一本，選錄自1996年至1999年詩作91首。全書201頁，共分四輯。第一輯“神廟的完成”，收集詩人旅遊歐美各地的詩作；第二輯“中秋無月”為生命的戀歌；第三輯“摘星的姿勢”是詩人對宇宙的玄思；第四輯“餘震”是對社會與人生萬象的觀照。由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0年8月出版。《非馬的詩》則是香港詩人犁青主編、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詩世界叢書》之一種，作品由由詩人自選，幾乎是詩人的精品總集。本書厚達490頁，包括了非馬自50年代至90年代間的所有重要作品，書末並附有作者年表。

●《新大陸》主編，詩人陳銘華的散文詩集《天梯》將於今年二、三月間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北京詩人杜運燮的詩選集《杜運燮60年詩選》經於2000年5月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全書385頁，收詩170首，前有自序，後有三篇附錄。

●福建詩人馬帝爾詩集《雪中的書生》經於2000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書141頁，分為九輯，詩人張智序。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8.00